



宋元通鑑卷第三十九

武進薛應旂

宋紀三十九

起甲子至乙丑凡二年

神宗九

元豐七年春正月癸丑夏人寇蘭州初李憲以夏人數至蘭州河外而翱翔不進意必大舉乃增城守之備至是果大舉入寇步騎號八十萬圍蘭州意在必取督衆急攻矢如雨雹雲梯革洞百道並進凡十晝夜不克糧盡引去尋復寇延州德順軍定西城及熙河諸砦三月壬戌詔賜鬼章寫經紙還其所獻馬

癸亥白虹貫日 夏五月壬戌詔以孟軻配食孔子
先是判國子監常秩請立孟軻楊雄像于廟庭仍賜
爵號又請追尊孔子為帝下兩制禮官詳議以為非
是而止知鄆州曾孝寬復請加封孟子乃詔封為鄒
國公至是復詔孟子與顏子並配孔子又追封荀况
為蘭陵伯楊雄為成都伯韓愈為昌黎伯從祀廟庭
六月丙子夏人寇德順軍巡檢王友死之 秋七
月甲寅王安禮罷知江寧府 八月癸巳趙抃卒抃
字閱道其先京兆奉天人後徙于浙之西安抃為人
和易溫厚周旋慎密至論朝廷事分別邪正慨然不

可奪歷官所至崇學校禮師儒愛民恤獄要之以惠
利為本至于治杭鋤強疾惡禁奸糾慝不少假借蓋
其學道清心隨物順應初無意必晚歲習為養氣安
心之術翩然有高舉之意將卒詞色不亂安坐而逝
年七十八謚清獻 九月乙丑夏人圍定西城熙河
將秦貴敗之 冬十月庚辰饒州童子朱天申對于
睿思殿賜五經出身 十一月丁酉朔夏人寇清邊
砦隊將白玉李貴死之 十二月戊辰端明殿學士
司馬光上資治通鑑初光約戰國至秦二世如左氏
體為通志以進英宗悅之命續其事就崇文殿開局

許自選官屬得借龍圖天章三館秘閣書籍給御府筆墨繪帛及御前錢以供果餌以內臣爲承受光遂與劉攽劉恕范祖禹及子康編集帝即位賜名資治通鑑製序文賜之會光出知未興軍以衰病乞閒乃差判西京留司御史臺及提舉崇福宮前後六任聽以書局自隨給之祿秩光於是徧閱舊史旁采小說抉摘幽隱較計毫釐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下終五代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脩成二百九十四卷又畧舉事目年經國緯以備檢尋爲目錄三十卷又參考羣書評其同異俾歸一塗爲考異三十卷合三百

五十四卷歷十九年而成至是上之帝諭輔臣曰前代未嘗有此書過荀悅漢紀遠矣詔以光爲資政殿學士降詔獎諭

八年春正月戊戌帝不豫 二月辛巳開寶寺貢院火丁亥命禮部鎖試別所時陳瓘爲貢院點檢官與范祖禹同舍祖禹論顏子不遷怒不貳過唯伯淳能之瓘曰伯淳誰也祖禹默然久之曰不知有程伯淳邪瓘曰生長東南實未知也遂以寡陋自愧自是得程顥之文必冠帶誦之 癸巳帝疾甚三省樞密院入見請立皇太子及請皇太后權同聽政許之且謂

輔臣當以呂公著司馬光爲師傳。三月甲午朔立
延安郡王傭爲皇太子，賜名煦。先是岐王顥嘉王頽
日問起居，高太后旣垂簾，命二王毋輒入。且陰敕中
人梁惟簡妻製十歲兒一黃袍，懷以來。蓋密爲踐祚
倉卒備也。初太子之未立也，職方員外郎邢恕與蔡
確成謀，密語太后之姪高公繪，公紀曰：上疾不可諱，
延安幼冲，宜早有定論。岐嘉皆賢王也。公繪驚曰：此
何言？君欲禍吾家邪？恕知計不行，反宣言太后屬意
岐王，而與王珪表裏，導確約珪入問疾。陽鉤致珪語，
使知開封府。蔡京伏劍士於外，須珪小持異，則執而

誅之。旣而珪言上自有子，定議立延安。恕蓋無所施
及太子已立，猶與確自謂有定策功，傳播其語於朝。

戊戌帝崩于福寧殿，在位十九年，年三十八。太子

哲宗

即位時年十歲，秘書省正字范祖禹論喪服之制曰：
先王制禮，君服同於父，皆斬衰三年。蓋恐爲人臣者
不以父事其君，自漢以來，不惟人臣無服，人君遂不
爲三年之喪。國朝自祖宗以來，外廷雖用易月之制，
官中實行三年服。君服如古典，而臣下猶依漢制，故
十二日而小祥，朞而又大祥。旣以日爲之，又以月爲
之，此禮之無據者也。古者再朞而大祥，中月而禫，禫

禮

祭之名非服之色。今乃爲之慘服三日，然後禫。此禮之不經者也。服旣除，至葬又服之。祔廟後，即吉纔八月而遽純吉，無所不佩。此又禮之無漸者也。朔望羣臣朝服，以造殯宮，是以吉服臨喪。人主衰服在上，是以先帝之服爲人主之私喪。此二者皆禮之所不安也。史臣曰：神宗孝友謙抑，敬畏輔相，不事遊幸，厲精圖治，將大有爲。未幾，王安石入相，見祖宗志吞幽薊而數敗兵，遂以偏見曲學起而乘之，致祖宗之良法美意變壞幾盡。自是邪佞日進，人心日離，禍亂日起。惜哉！已亥大赦，天下羣臣進秩賜賚有差。庚

子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德妃朱氏曰皇太妃，德妃帝生母也。命宰臣王珪爲山陵使。甲寅，羣臣請帝同太皇太后聽政，散遣脩京城役夫，止造軍器及禁庭工技。出近侍尤無狀者，戒中外無苛歛，寬民間保戶馬事。由中旨，王珪等弗預知也。蔡確思求媚於太后，以自固。太后從父高遵裕坐西征失律抵罪，因上言乞復遵裕官。后曰：遵裕靈武之役塗炭百萬，先帝中夜得報起環榻而行，徹旦不能寐。自是驚悸，馴致大故。禍由遵裕得免刑誅，幸矣。先帝肉未冷，吾何敢顧私恩而違天下公議乎？確悚慄而

退罷京城邏卒及免行錢廢濬河司蠲逋賦尋詔
寬民力有司或致廢格者監司御史糾劾之司馬
光聞先帝喪入臨時光罷相居洛已十五年矣田夫
野老皆號爲司馬相公婦人孺子亦知有君實至是
入臨衛士見光皆以手加額民遮道呼曰公無歸洛
留相天子活百姓所至人聚觀之光懼亟還太后遣
梁惟簡勞光問爲政所當先光疏曰臣聞周易天地
交則爲泰不交則爲否君父天也臣民地也是故君
降心以訪問臣竭誠以獻替則庶政修治邦家乂安
君惡逆耳之言臣營便身之計則下情壅蔽衆心離

叛自生民以來未有不由斯道者也夫道猶岐路近
差跬步遠失千里今陛下新臨大寶太皇太后同斷
萬幾初發號令斯乃治亂之岐塗安危之所分也當
以要切爲先以瑣細爲後臣竊見近年以來風俗頹
弊士大夫以偷合苟容爲智以危言正論爲狂是致
下情蔽而不上通上恩壅而不下達閭閻愁苦痛心
疾首而上不得知明主憂勤宵衣旰食而下無所訴
皆罪在羣臣而愚民無知往往怨歸先帝臣愚以爲
今日所宜先者莫若明下詔書廣開言路不以有官
無官之人應有知朝政闕失及民間疾苦者並許進

實封狀盡情極言仍頒下諸路州軍出榜曉示在京
則於鼓院投下委主判官畫時進入在外則於州軍
投下委長吏即日附遞奏聞皆不得取責副本強有
抑退羣臣若有沮難者其人必有姦惡畏人指陳專
欲壅蔽聰明此不可不察詔從之 夏四月丙寅初
御紫宸殿甲戌詔曰先皇帝臨御十有九年建立政
事以澤天下而有司奉行失當幾於煩擾或苟且文
具不能宣布實惠其申諭中外協心奉令以稱先帝
惠安元元之意乙亥詔以太皇太后生日七月十六
日爲坤成節 五月丙申詔百官言朝政闕失榜于

朝堂值大臣有不悅者設六事於詔語中以禁遏之
曰若陰有所懷犯非其分或扇搖機事之重或迎合
已行之令上以觀望朝廷之意以僥倖希進下以眩
惑流俗之情以干取虛譽若此者必罰無赦太后封
詔草示光光曰此非求諫乃拒諫也人臣惟不言言
則入六事矣時太府少卿宋彭年水部員外郎王諤
皆應詔言事有欲借此二人以懲天下言者謂其非
職而言罰銅三十斤光具論其情改詔行之於是上
封事者千數 丁酉避僖祖忌辰以帝生次日十二
月七日爲興龍節 貶吳居厚知廬州居厚在京東

最苛刻劇盜王冲因民怨聚衆數千欲乘其行部至
徐纂取投諸鐵冶中居厚聞之道遁去至是以言者
論降知廬州尋責爲成州團練使黃州安置 庚戌
王珪卒改命蔡確爲山陵使珪字禹玉成都人徙居
開封以文學見推流輩然自執政至宰相凡十六年
無所建明率道諛將順當時目爲三旨相公以其上
殿進呈云取聖旨上可否訖云領聖旨退諭稟事者
云已得聖旨也專與蔡確比以沮司馬光而興西師
之役蓋人品之最陋者云 丙辰賜禮部奏名進士
諸科及第出身四百六十一人是科得謝良佐 以

蔡確韓縝爲尚書左右僕射兼門下中書侍郎章惇
知樞密院事詔起司馬光知陳州光過闕入見留爲
門下侍郎時蘇軾自登州召還道路之人相聚號呼
曰寄謝司馬相公母去朝廷厚自愛以活我是時天
下之民引領拭目以觀新政而議者猶謂三年無改
於父之道光曰先帝之法其善者雖百世不可變也
若王安石呂惠卿所建爲天下害者改之當如救焚
拯溺况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也於是衆議
少止 羅從彥曰孔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此孝
子居喪志存父在之道不必主事而言也况當易危

爲安易亂爲治之時速則濟緩則不及改之乃所以爲孝也天子之孝在於保天下光不即理言之乃曰以母改子非子改父以此遏衆議則失之矣其後至紹聖時排陷忠良以害于治豈亦光有以肇之邪召程顥爲宗正寺丞時朝政方新賢德登進顥雖小官特爲時望所屬故有是召顥以疾不行 六月庚午賜楚州徐積粟帛積事親孝旦夕必冠帶定省從胡瑗學所居一室寒一裘啜粟飲水雖瑗遺以食亦不受以父名石至終身不用石器行遇石則避而不踐中年屏居窮里而四方無不知嘗借人書經夕還

之借者給言書中有金葉積賣衣償之不與辯後以近臣薦授楚州教授每升堂訓諸生日諸生欲爲君子而使勞已之力費已之財如此而不爲君子猶可也不勞已之力不費已之財諸君何不爲君子鄉人賤之父母惡之如此而不爲君子猶可也鄉人榮之父母欲之諸君何不爲君子又曰言其所善行其所善思其所善如此而不爲君子未之有也言其所不善行其所不善思其所不善如此而不爲小人未之有也聞者敬服及卒賜謚節孝 丁丑程顥卒顥字伯淳河南人卒年五十四楊時聞顥卒設位哭寢門而以情

赴告同學者一時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哀傷爲朝廷生民恨惜顛資稟既異而充養有道純粹如精金溫潤如良玉寬而有制和而不流忠誠貫於金石孝悌通於神明視其色其接物也如春陽之溫聽其言其入人也如時雨之潤胸懷洞然徹視無間測其蘊則浩乎若滄溟之無際極其德美言蓋不足以形容內主於敬而行之以恕見善若出於己不欲勿施於人居廣居而行大道言有物而動有常自十五六時聞汝南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返

求諸六經而後得之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知盡性至命必本於孝悌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辨異端似是之非開百代未明之惑秦漢而下未有臻斯理也謂孟子沒而聖學不傳以興起斯文爲己任其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爲無不周遍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異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汙濁

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
路之蓁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進將覺
斯人退將明之書不幸早世皆未及也其辨析精微
稍見於世者學者之所傳爾其言平易易知賢愚皆
獲其益如羣飲於河各充其量教人自致知至於知
止誠意至於平天下灑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
有序病世之學者捨近而趨遠處下而窺高所以輕
自大而卒無得也接物辨而不間感而能通教人而
人易從怒人而人不怨賢愚善惡咸得其心狡僞者
獻其誠暴慢者致其恭聞風者誠服覲德者心醉雖

小人以趨向之異顧於利害時見排斥退而省其私
未有不以爲君子也爲政治惡以寬處煩而裕當法
令繁密之際未嘗從衆爲應文逃責之事人皆病於
拘礙而處之綽然衆憂以爲甚難而爲之沛然雖當
倉卒不動聲色方監司競爲嚴急之時其待之率皆
寬厚設施之際有所賴焉所爲綱條法度人可效而
爲也至其道之而從動之而和不求物而物應未施
信而民信則人不可及也文彥博采衆論題其墓曰
明道先生第願序之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
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

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真儒則天下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乎千百年之後得不傳之道於遺經以興起斯文爲已任辯異端闢邪說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於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然學者於道不知所向則孰知斯人之爲功不知所至則孰知斯名之稱情也哉揚時因顥卒又見程頤於洛時蓋年四十矣一日見頤頤偶瞑坐時與游酢侍立不去頤旣覺則門外雪深一尺矣關西張載嘗著西銘二程深推服之時疑其近於兼愛與其師頤辨論往

復聞理一分殊之說始豁然無疑 丁亥詔中外臣庶許直言朝政得失民間疾苦司馬光上疏曰四民之中惟農最苦寒耕熱耘霑體塗足戴日而作戴星而息蠶婦治繭績麻紡緯縷縷而積之寸寸而成之其勤極矣而又水旱霜雹蝗蝻間爲之灾幸而收成公私之債交爭互奪穀未離場帛未下機已非已有所食者糠粃而不足所衣者絺褐而不完直以世服田畝不知舍此之外有何可生之路耳而况聚斂之臣於租稅之外巧取百端以邀功賞青苗則強散重斂給陳納新免役則刻剥窮民收養浮食保甲則勞

於非業之作保馬則困於無益之費可不念哉今者
濬發德音使畎畝之民得上封事雖其言辭鄙雜皆
身受實患直貢其誠不可忽也初熙寧六年立法勸
民栽桑有不趨令則做屋粟里布爲之罰然長民之
吏不能究宣德意民以爲病至是楚丘民胡昌等言
其不便詔罷之且蠲所負罰金興平縣抑民田爲牧
地民亦自言詔悉還之 秋七月戊戌以呂公著爲
尚書左丞初公著知揚州被召侍讀太后遣使迎問
所欲言公著曰先帝本意以寬省民力爲先而建議
者以變法侵民爲務與已異者一切斥去故日久而

弊愈深法行而民愈困誠得中正之士講求天下利
病協力而爲之宜不難矣因上十事曰畏天愛民脩
身講學任賢納諫薄斂省刑去奢無逸旣至遂有是
拜公著旣居政府與司馬光同心輔政推本先帝之
志凡欲革而未暇與革而未定者一一舉行之又乞
備置諫員以開言路民懽呼鼓舞稱便 詔罷保甲
法初保甲法行于京畿及河北河東陝西三路凡置
會校都保三千二百六十六正長壯丁六十九萬一
千九百四十五人歲省舊募兵錢六十六萬一千四
百八十三緡而民間應辦不勝其苦先是司馬光言

于太后曰兵出民雖云古法然古者入百家纔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閒民甚多三時務農一時講武不妨稼穡自兩司馬以上皆選賢士大夫爲之無侵漁之患故卒乘輯睦動則有功今籍鄉村之民二丁取之以爲保甲授以弓弩教之戰陳是農民半爲兵也三四年來又令三路置都教場無間四時每五日一教特置使者比監司專切提舉州縣不得關預每一丁教閱一丁供送雖云五日而保正長以泥墻除草爲名聚之教場得賂則縱否則留之是三路耕耘收穫稼穡之事幾盡廢也至是復力言其公私

勞擾有害無益遂詔罷之 八月乙丑詔按察官所

至有才能顯著者以名聞 九月戊戌上太行皇帝

尊謚曰英文烈武聖孝皇帝廟號神宗 冬十月癸

酉詔倣唐六典置諫官丁丑令侍從各舉諫官二人

詔監察御史兼言事殿中侍御史兼察事罷義倉已

卯詔均寬民力 乙酉葬神宗于永裕陵 丙戌罷

方田 十一月辛丑詔民緣山陵役者蠲其賦 以

鮮于侁爲京東轉運使熙寧末侁已嘗爲是官至是

吳居厚貶復用之司馬光語人曰今復以子駿爲轉

運使誠非所宜然朝廷欲救東土之弊非子駿不可

此一路福星也安得百子駿布在天下乎旣既至奏
罷萊蕪利國兩鐵冶又奏海鹽依河北通商民大悅
十二月壬戌開經筵講魯論讀三朝寶訓罷市易
法時言者交論市易之患被於天下本錢無慮千二
百萬緡率二分其息十有五年之間子本當數倍今
乃僅足本錢蓋買物入官未轉售而先計息取償至
於物貨苦惡上下相蒙虧折日多空有虛名而已監
察御史韓川論市易以爲雖曰平均物直而其實不
免貨交取利就使有獲尚不可爲况所獲不如所亡
願趣罷其法於是詔罷市易而削前提舉市易光祿

卿呂嘉闢三秩貶知淮陽軍其黨皆降黜

罷保馬

法 貶起居舍人邢恕知隨州恕博貫經籍能文章
從程頤學司馬光呂公著王安石吳充皆重之其實
天資詭詐結納名士以肩進取至是以興蔡確謀立
岐王顥事旣不成又乞尊崇朱太妃爲高氏異日計
太后怒故貶

太司感姑與 分其息十九年之國下本錢...
如王隱事理不效又尊崇宋太師為高天異日情
天資請請諫除士以員數至具以興務郵藉立
外野則學后馬光呂公著王安石吳京省重之其實
去 規跋每舍人派感吠制州感射貫聖書韻文
陳呂嘉閣二楚與吠部制軍其黨者幸與 羅

宋元通鑑卷第四十

武進薛應旂編集

宋紀四十 丙寅 一年

哲宗一

元祐元年春正月庚寅朔改元丁未罷陝西河東元
豐四年後凡緣軍興添置官局 丙辰立神宗原廟
太皇太后詔曰原廟之立所從來久矣前日神宗皇
帝初即祠宮並建寢殿以崇嚴祖考其孝可謂至矣
今神宗既已升祔於故事當營館御以奉神靈而宮
垣之東密接民里欲加開展則懼成煩擾欲採縉紳

之議皆合帝后爲一殿則慮無以稱神宗欽奉祖考之意聞治隆殿後有園池以后殿推之本留以待未亡人也可即其地立神宗原廟吾萬歲之後當從英宗皇帝於治隆上以寧神明中以成吾子之志下以安民之心不亦善乎 二月乙丑脩神宗實錄 丁卯詔侍從各舉堪任監司者二人 閏月庚寅右司諫王覲上疏言國家安危治亂繫於大臣今執政八人而姦邪居半使一二元老何以行其志哉因極論蔡確章惇韓縝張璪朋邪害正章數十上會右諫議大夫孫覺侍御史劉摯右司諫蘇軾御史王巖叟朱光庭上官均等連章論蔡確罪且言確在熙豐時冤獄苛政首尾預其間及至今日稍語於人曰當時確豈敢言此其意欲固竊名位反歸曲於先帝也司馬光呂公著進用蠲除煩苛確言皆其所建白於是公論益不容太后不忍斥之但罷政出知陳州 以司馬光爲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時光已得疾而青苗免役將官之法猶在西夏未降光嘆曰四害未除吾死不瞑目矣與呂公著書曰光以身付醫以家事付愚子惟國事未有所托今以屬公旣而詔免朝參許乘肩輿三日一入省光不敢當曰不見君不可以

視事詔令子康扶入對遼人聞之敕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慎毋生事開邊隙以范鎮爲門下侍郎鎮時以端明殿學士提舉中太一宮詔起之曰西伯善養二老來歸漢室卑詞四臣入侍爲我強起無或憚勤天下望鎮與司馬光同升矣鎮固辭表曰六十三而求去蓋已引年七十九而復來豈云中禮卒不起鎮學本六經篤於行義清白坦夷恭儉慎默至于臨大節決大議雖在上前無所屈撓熙豐之際天下望以爲相者鎮與司馬光二人光思濟斯民出而任重鎮巖然如山確乎不拔亦各從其志也 壬辰以

呂公著爲門下侍郎丙午以李清臣呂大防爲尚書左右丞以李常爲戶部尚書初司馬光言戶部尚書舊三司使之任其所管財穀事有散在五曹及寺監者並歸戶部詔從之尋以常爲尚書或疑其少幹局慮不勝任光曰用常主邦計則天下知朝廷不急於征利貪吏望風培克之患少息矣常作元祐會計錄三十卷 辛亥章惇罷帝初即位起蘇軾知登州尋召爲禮部郎中軾素善司馬光及光爲僕射惇每謔侮之軾謂惇曰司馬君實時望甚重昔許靖以虛名無實見鄙于蜀先主法正曰靖之浮譽播流四海

若不加禮必以賤賢爲累先主納之乃以靖爲司徒靖且不可慢况君實乎光賴以少安至是言者論惇讒賊狠戾罔上蔽明不忠之罪與蔡確等惇不自安及確罷論者益力會與司馬光爭辯役法于太后簾前其語甚悖太后怒斥知汝州以安燾代惇知樞密院事命既下給事中王巖叟侍御史劉摯等交章論燾附惇不當躡遷至封還詔命燾亦力辭乃詔仍同知院事 甲寅詔侍從御史國子司業各舉經明行脩可爲學官者二人 乙卯以范純仁同知樞密院事蘇軾爲中書舍人 丙辰罷諸州常平新法提舉

管勾官

三月辛未置訴理所許熙寧以來得罪者

自言

乙亥罷熙河蘭會路經制財用司司馬光請

悉罷免役錢復差役法諸色役人皆如舊制其見在

役錢撥充州縣常平本錢於是詔脩定役書凡役錢

惟元定額及額外寬剩二分以下許著爲準餘並除

之若寬剩元不及二分者自如舊則尋詔者戶長壯

丁仍舊募人供役保正甲頭承帖人並罷侍御史劉

摯乞並用祖宗差法監察御史王巖叟請立諸役相

助法中書舍人蘇軾請行熙寧給田募役法因列其

五利王巖叟言五利難信而有十弊軾議遂格司馬

光復言免役之法其害有五上戶舊充役固有陪備而得番休今出錢比舊費特多年年無休息下戶舊不充役今例使出錢舊所差皆上著良民今皆浮浪之人恣爲姦欺又農民出錢難於出力凶年則賣莊田牛具以錢納官又提舉司惟務多歛役錢積寬剩以爲功此五害也今莫若直降敕命委縣令佐揭簿定差其人不願身自供役許擇可任者顧代惟衙前一役最號重難今仍行差法陪備旣少當不至破家若猶矜其力難獨任即乞如舊於官戶寺觀單丁女戶有屋產莊田者隨貧富以差出助役錢尚慮役人

利害四方不能齊同乞許監司守令審其可否可則亟行如未究盡縣五日具措畫上之州州一月上轉運司以聞朝廷委執政審定隨一路一州各爲之敕務要曲盡初章惇取光所奏踈畧未盡者駁奏之呂公著言惇專欲求勝不顧命令大體望選差近臣詳定於是資政殿大學士韓維及范純仁呂大防孫永等詳定以聞蘇軾言於光曰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聚歛于上而下有錢荒之患差役之害民常在官不得專力于農而吏胥緣以爲姦此二害輕重蓋畧等矣光曰於君何如軾曰法相因則事易成事

有漸則民不驚三代之法兵農爲一至秦始分爲二及唐中葉盡變府兵爲長征卒自是以來民不知兵兵不知農農出穀帛以養兵兵出性命以衛農天下使之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今免役之法實大類此公欲驟罷免役而行差役正如罷長征而復民兵蓋未易也光不以爲然初差役行於祖宗之世法久多弊編戶充役不習官府吏虐使之多以破產而狹鄉之民或有不得休息者免役使民以戶高下出錢而無執役之苦但行法者不循上意於顧役實費之外取錢過多民遂以病若量出爲入毋多取于民則善

矣光爲人忠信有餘而通達不足知免役之害而不知其利欲一切以差役代之軾獨以實告而光始不悅矣軾又陳於政事堂光色忿然軾曰昔韓魏公刺陝西義勇公爲諫官爭之甚力韓公不樂公亦不顧軾昔聞公道其詳豈今日作相不許軾盡言邪光謝之自是役人悉用見數爲額惟衙前用坊場河渡錢顧募餘悉定差仍罷官戶寺觀單丁女戶尋以衙前不皆有顧直遂改顧募爲招募范純仁謂光曰治道去其太甚者可也差役一事尤當熟講而緩行不然茲爲民病願公虚心以延衆論不必謀自己出謀自

已出則諂諛得乘間迎合矣設議或難回則可先行
之一路以觀其究竟光不從持之益堅純仁曰是使
人不得言爾若欲媚公以爲容悅何如少年合安石
以速富貴哉又云熙寧按問自首之法旣已改之有
司立文太深四方死者視舊數倍殆非先王寧失不
經之意純仁素與光同志及臨事規正類如此初差
役之復爲期五日同列病其太迫知開封府蔡京獨
如約悉改畿縣額役無一違者詣政事堂白光光喜
曰使人人奉法如君何不可行之有光居政府凡王
安石呂惠卿所建新法剗革畧盡或謂光曰熙豐舊

臣多儉巧小人他日有以父子之義間上則禍作矣
光正色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於是天下釋然曰此
先帝本意也衛尉丞畢仲游予光書曰昔安石以興
作之說動先帝而患財不足也故凡政之可得民財
者無不用蓋散青苗置市易歛役錢變鹽法者事也
而欲興作患不足者情也苟未能杜其興作之情而
徒欲禁其散歛變置之法是以百說而百不行今遂
廢青苗罷市易蠲役錢去鹽法凡號爲利而傷民者
一掃而更之則向來用事於新法者必不喜矣不喜
之人必不但曰不可廢罷蠲去必操不足之情言不

足之事以動上意雖致石而使聽之猶將動也如是則廢罷蠲去者皆可復行矣可不預治哉爲今之策當大舉天下之計深明出入之數以諸路所積之錢粟一歸地官使經費可支二十年之用數年之間又將十倍於今日使天子曉然知天下之餘於財也則不足之論不得陳於前然後所論新法者始可求罷而不可安矣昔安石之居位也中外莫知其人故其法能行今欲採前日之敝而左右侍職司使者十有七八皆安石之徒雖起二三舊臣用六七君子然累百之中存其十數烏在其勢之可爲也勢未可爲而

欲爲之則青苗雖廢將復散况未廢乎市易雖罷且復置况未罷乎役錢鹽法亦莫不然以此救前日之敝如人久病而少間其父子兄弟喜見顏色而未敢賀者以其病之猶在也光得書聳然亦竟不爲之慮
范子淵貶知峽州子淵在熙豐間提舉脩堤開河糜費巨萬而功用卒不成護堤壓埽之人溺死無筭至是御史呂陶劾其罪故貶中書舍人蘇軾草制詞有曰汝以有限之財興必不可成之役驅無辜之民置之必死之地時以爲至言 帝御講筵侍讀張士遜進讀至仁宗不避庾戌臨奠士遜曰國朝故事多

避國音國朝角音木也故畏庚辛帝顧劉摯問曰果當避否摯曰陰陽拘忌聖人不取如正月祈穀必用上辛此豈可改也漢章帝以反支日受章奏唐太宗以辰日哭張公謹仁宗不避庚戌日皆陛下所宜取法帝然之 以劉摯爲御史中丞摯上疏曰上之所好下必有甚朝廷意在總覈下必有刻薄之行朝廷務在寬大下必有苟簡之事習俗懷利迎意趨和所爲近似而非上之意本然也今因革之政本殊而觀望之俗故在昨差役初行監司已有迎合爭先不校利害一槩定差一路爲之騷動者朝廷察其如此固

已黜之矣以是觀之大約類此向來黜責數人者皆以非法措克市進害民然非欲使之漫不省事昧者不達矯枉過正顧可不爲之禁哉 辛巳以程頤爲崇政殿說書頤在治平元豐間大臣屢薦皆不起至是司馬光呂公著共疏其行義曰伏見河南處士程頤力學好古安貧守節言必忠信動遵禮度年踰五十不求仕進真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望擢以不次使士類有所矜式詔以爲西京國子監教授力辭尋召爲秘書省校書郎及入對改崇政殿說書頤即上疏言習與智長化與心成今夫民善教其子弟者

亦必延名德之士使與之處以薰陶成性况陛下春秋方富雖睿聖得於天資而輔養之道不可不至大率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則氣質變化自然而成願選名儒入侍勸講講罷留之分直以備訪問或有小失隨事獻規歲月積久必能養成聖德願每進講色甚莊繼以諷諫聞帝在宮中盥而避蟻問有是乎帝曰然誠恐傷之爾願曰推此心以及四海帝王之要道也帝嘗憑檻偶折柳枝願正色曰方春時和萬物發生不當輕有所折以傷天地之和帝頷之

夏四月己丑韓縝罷御史中

丞劉摯殿中侍御史呂陶諫官孫覺蘇轍王覲朱光庭等連章論縝才鄙望輕在先朝奉使割地七百里以遺契丹邊人怨之切骨不可居相位遂出知潁昌鎮外事莊重所至以嚴稱雖出入將相而寂無功烈厚自奉養世以比晉何曾 癸巳王安石卒安石字介甫臨川人少有大志其學以孟軻自許荀况韓愈不道也性不好華腴自奉至儉或衣垢不浣面垢不洗初知鄞縣築堰決坡爲水陸之利貸穀于民俾新陳相易興學校嚴保伍邑人便之及召試館職固辭不就懇求補外得知常州上萬言書極陳當世之務

由是名重天下蘇洵獨曰是不近人情者作辨姦論以刺之及神宗任用慨然矯世變俗遂議立法在廷交執不可安石傳經義出已意辯論輒數百言俯視一世旁若無人衆不能詘以是怨議紛起甚者述其言謂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傳播四方而安石亦偃然當之唯程顥嘗曰熙寧初王介甫行新法並用君子小人君子正直不合介甫以爲俗學不通世務小人苟容諂佞介甫以爲有材能知變通一時如司馬君實不拜同知樞密院以去范堯夫辭同脩起居注得罪張天祺爲監察御史面折介甫

被謫君子旣去所用皆小人爭爲刻薄故害天下益深使衆君子從容與之勢久自緩易氣平心尚有聽從之理俾小人無隙以乘其爲害不至如此之甚也又曰新法之行乃吾黨激成之當時自愧不能以誠感上心遂致今日之禍豈可獨罪王安石也安石再罷政以使相判金陵到任即納節讓平章重銜懇請賜允未幾累表辭職得會靈觀使居蔣山矮屋數椽暑月不能堪輒折松架棚露坐其下多寫福建子三字蓋悔爲呂惠卿所賣也每聞朝廷變其法夷然不以爲意及聞罷助役復差役愕然失聲曰亦罷至此

乎良久曰此法終不可罷又嘗曰吾所立法始終以爲可行者曾子宣也始終以爲不可行者司馬君實也自後絕不談朝政以字學久不講作字說二十四卷築別館于南門外七里去蔣山不數里而近平日乘一驢從一二僮遊諸山寺欲入城則乘小舫隨潮以行間或徒步所居之地四無人家其宅僅蔽風雨又不設垣墻望之若逆旅然疾作奏捨其宅爲寺賜名報寧旣而疾愈稅城中屋以居竟不復造宅至是卒年六十六司馬光在病中聞之東呂公著曰介甫無他但執拘耳贈恤之典宜厚上聞之再輟視朝詔

所在給葬事謚文公 朱熹曰安石以文章節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經濟爲已任被遇神宗致位宰相世方仰其有爲庶幾復見二帝三王之盛而安石乃汲汲于取熙河洮岷以恢疆宇遂以財利兵革爲先躁迫強戾使天下之人囂然喪其樂生之心卒之羣姦嗣虐流毒四海至于崇宣之際而禍亂極矣又曰學以知道爲本知道則學純心正見於行事發於言語亦無往不得其正如安石者其始學也蓋欲陵跨揚韓掩跡顏孟初亦豈遽有邪心哉特以不能知道故其學不純而設心造事遂流入於邪又自以爲是

而大爲穿鑿附會以文之此其所以重得罪於聖人之門也 論曰朱子謂安石以文章節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經濟爲己任初亦豈遽有邪心斯言誠不没人善而痛惜之意亦切矣但謂其不能知道而設心造事遂流入於邪則亦有說焉吾觀种放隱士也一受知於君則田宅徧於關輔介甫宰相也其得君之專則又不啻如放云者乃豐爵重祿一切謝去室廬僅蔽風雨貧窶以終其身究竟無一毫自私自利之心豈得便謂之流入於邪哉正以其平生所學者不知從事於此心之本體以擴充其虛明之量而唯

以文章節行爲事曰道在是矣於是認經濟爲道德而不以道德爲經濟遂事求可功求成而取必於智謀之末斯失之遠矣 壬寅以呂公著爲尚書右僕

射兼中書侍郎元豐官制三省並建中書獨爲取旨之地門下尚書奉行而已公著乃請三省與執政同進呈取旨而各行之又執政官率數日一聚政事堂事多決于其長同列莫得預至是始集長貳並得議事遂爲定制 詔起文彥博平章軍國重事彥博致仕居洛司馬光言其宿德元老宜起以自輔太后將用爲三省長官言者以爲不可乃有是命六日一朝

一月兩赴經筵班宰相上恩禮甚渥彥博時年八十一矣 乙巳詔戶部裁冗費著爲令 黜內侍李憲等於外中丞劉摯言陛下臨御以來分別邪正而元惡大憝猶有漏網宦者李憲貪功生事漁歛生民膏血興靈之役首違師期乃頓兵城蘭州遺患今日王中正將兵二十萬出河東逗遛違詔精兵勁騎死亡殆盡宋用臣董大工役侵陵官司誅求小民奪其衣食之路石得一領皇城司縱遣伺者飛書朝上則暮入狴犴朝士都民相顧以目者殆十年是四人者權勢烽焰張灼中外幸而先帝神武足以鎮壓不然其

爲禍豈減漢唐宦者哉侍御史林旦亦以爲言詔並降官憲中正得一提舉宮觀用臣監太平州稅務

辛亥司馬光請立經明行脩科歲委升朝文臣各舉所知以勉勵天下使敦士行以示不專取文學之意若所舉人違犯名教必坐舉主毋赦則自不敢妄舉而士之居鄉居家者立身行己惟懼玷缺所謂不言之教不肅而成不待學官日訓月察立賞告訐而士行自美矣於是詔自今凡遇科舉令升朝官各舉經明行脩之士一人俟登第日與升甲罷謁禁之制

五月丁巳以韓維爲門下侍郎神宗崩維自提舉嵩

山崇福宮入臨太后手詔勞問維對曰人情貧則思富苦則思樂困則思息鬱則思通誠能常以利民爲本則民富常以憂民爲心則民樂賦役非人力所堪者去之則勞困息法禁非人情所便者蠲之則鬱塞通推此而廣之盡誠而行之則子孫觀陛下之德不待教而成矣未幾起知陳州召爲資政殿大學士兼侍讀及詳定役法四方多言差役便民維曰是小人希意迎合者也不可盡信司馬光不從 戊辰命程頤等脩定學制太學自蔡確起大獄連引朝士有司緣此造爲法禁煩苛凝密博士諸生禁不相見教諭

無所施御史中丞劉摯以爲言至是命程頤孫覺顧臨同太學長貳看詳脩定條制頤大槩以爲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月使之爭殊非教養之道請改試爲課有所未至則學官召而教之更不考定高下置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鑄解額以去利誘省繁文以專委任勵行檢以厚風教及置待賓吏師齋立觀光法如是亦數十條 六月放鄧綰李定于滁州甲辰置春秋博士 呂惠卿見正人彙進知不容于時懇求散地右司諫蘇轍王覲歷數其姦請投畀四裔以禦魑魅中丞劉摯復列其五罪於是貶光祿卿

分司南京再貶建寧軍節度副使建州安置中書舍人蘇軾草其制曰惠卿以斗筭之才穿窬之智諂事宰輔同升廟堂樂禍貪功好兵喜殺以聚斂爲仁義以法律爲詩書首建青苗次行助役均輸之政自同商賈手實之禍下及雞豚苟可蠹國害民率皆攘臂稱首先皇帝求賢如不及從善如轉圜始以帝堯之仁姑試伯鯨終焉孔子之聖不信宰予尚寬兩觀之誅薄示三苗之竄天下傳誦稱快焉時惠卿章惇呂嘉問鄧綰李定蒲宗孟范子淵等皆已斥外言者論之不已范純仁言于太后曰錄人之過不宜太深后

然之乃詔前朝希合附會之人一無所問言者勿復彈劾惠卿黨稍安或謂公著曰今除惡不盡將貽後患公著曰治道去太甚耳文景之世網漏吞舟且人材實難宜使自新豈宜使自棄邪 戊申以富弼配

享神宗廟庭甲寅詔正風俗脩紀綱勿理隱疵細故秋七月罷成都推茶場時劉摯蘇轍論陸師閔在成都增場推茶其害過於市易遂貶師閔官而罷茶場值上官均論集賢脩撰黃廉往附蔡確出爲陝西都轉運使廉至陝謂茶政隨事制宜便於公者不苟去以爲名害於民者不苟存以爲利請推熙秦茶勿

改而罷成都茶場許東路通商禁南茶毋入陝西以利蜀貨定博馬歲額爲萬八千疋朝廷從之歲餘人皆稱便初陸師閔歲計茶息以一百二十萬緡培克歛怨無所不至及廉盡除公私之病比數年亦得百二十萬 辛酉立十科舉士法舊制銓注有格槩拘以法法可以制平而不可以擇才故令內外官皆得薦舉其後被舉者旣多除吏愈難神宗即位乃革去奏舉而槩以定格於是內外舉官法皆罷但令吏部審官院叅議選格及帝即位左司諫王巖叟言自罷辟舉而用選格可以見功多而不可以見人才於是

不得已而用其平日之所信故有踏逐申差之目踏逐實薦舉而不與同罪且選才薦能而謂之踏逐非雅名也况委人以權而不容舉其所知豈爲通術遂復內外舉官法司馬光奏曰爲政得人則治然人之才或長於此而短於彼雖臯夔稷契各守一官中人安可求備故孔門以四科論士漢室以數路得人若指瑕掩善則朝無可用之人苟隨器指任則世無可棄之士臣備位宰相職當選官而識短見狹士有恬退滯淹或孤寒遺逸豈能周知若專引知識則嫌於私若止循資序未必皆才莫若使有位達官各舉所

知然後克叶至公野無遺賢矣欲乞朝廷設十科舉
士一曰行義純固可爲師表科有官無官人皆可舉
二曰節操方正可備獻納科舉有官人三曰智勇過
人可備將帥科舉文武有官人四曰公正聰明可備
監司科舉知州以上資序五日經術精通可備講讀
科有官無官人皆可舉六曰學問該博可備顧問科
同經術舉人七曰文章典麗可備著述科同經術舉
人八曰善聽獄訟盡公得實科舉有官人九曰善治
財賦公私俱便科舉有官人十曰練習法令能斷請
讞科舉有官人應職事官自尚書至給事中中書舍

人諫議大夫寄祿官自開府儀同三司至大中大夫
職自觀文殿大學士至待制每歲須於十科內舉三
人仍具狀保任中書置籍記之異時有事須材即執
政按籍視其所嘗被舉科格隨事試之有勞又著之
籍內外官闕取嘗試有效者隨科授職所賜告命仍
具所舉官姓名其人任官無狀坐以繆舉之罪所貴
人人重慎所舉得才光又言朝廷執政惟八九人若
非交舊無以知其行能不惟涉徇私之嫌兼所取至
狹豈足以盡天下之賢才若採訪毀譽則情僞萬端
與其聽遊談之言曷若使之結罪保舉故臣奏設十

科以舉士其公正聰明可備監司誠知請讞挾私所不能無但有不如所舉譴責無所寬宥則不敢妄舉矣詔從之 劉恕同脩資治通鑑未沾恩而卒詔官其子恕爲學自曆數地理官職族姓至前代公府案牘皆取以審證求書不遠數百里身就之讀且抄殆忘寢食偕司馬光游萬安山道旁有碑讀之乃五代列將人所不知名者恕能言其行事始終歸驗舊史信然宋次道知亳州家多書恕枉道借覽次道日具饌爲主人禮恕曰此非吾所爲來也殊廢吾事悉去之獨閉閣晝夜口誦手抄留旬日盡其書而去目爲

之翳著五代十國紀年以擬十六國春秋又采太古以來至周威烈王時事史記左氏傳所不載者爲通鑑外紀家素貧無以給旨甘一毫不妄取於人自洛南歸時方冬無寒具司馬光遺以衣襪及故茵得辭不獲強受而別行及穎悉封還之尤不信浮屠說以爲必無是事曰人如居逆旅一物不可乏去則盡棄之矣豈得齎以自隨哉好攻人之惡每自頌平生有二十失十八蔽作文以自警亦終不能改也 乙丑夏國主秉常卒子乾順立初秉常遣訛囉聿求蘭州米脂等五砦神宗不許及帝即位秉常復遣使來請

司馬光言此乃邊鄙安危之機不可不察靈夏之役本由我起今既許其內附若靳而不與彼必以爲恭順無益不若以武力取之小則上書悖慢大則攻陷新城當此之時不得已而與之其爲國家耻無乃甚於今日乎羣臣見小忘大守近遺遠惜此無用之地使兵連不解願決聖心爲兆民計文彥博與光合太后將許之光又欲併棄熙河安燾固爭之曰自靈武而東皆中國故地先帝有此武功今無故棄之豈不取輕于外夷邪邢恕亦言此非細事當訪之邊人光乃召禮部員外郎前通判河州孫路問之路挾輿地

圖示光曰自通遠至熙州纔通一徑熙之北已接夏境今自北關瀕大河城蘭州然後可以扞敵若捐以予敵一道危矣光乃止會秉常卒遣使來告哀詔自元豐四年用兵所得城砦待歸我未樂陷執民當盡畫以給還遣穆衍往弔祭衍奏以爲蘭棄則熙危熙危則關中震唐自失河湟西邊一有不順則警及京都今二百餘年非先帝英武孰能克復若一旦委之恐後患益前悔將無及矣議遂止尋遣使封乾順爲夏國主八月辛卯詔復常平舊法罷青苗錢司馬光以疾在告范純仁以國用不足請再立常平錢穀

給歛出息之法限正月以散及一半爲額民間絲麥
豐熟隨夏稅先納所輸之半願伴納者止出息一分
臺諫劉摯上官均王覲蘇轍交章極論其非光謂先
朝散青苗本爲利民並取情願後提舉官速要見功
務求多散今禁抑配則無害也中書舍人蘇軾錄黃
奏曰熙寧之法未嘗不禁抑配而其爲害也至此民
家量入爲出雖貧亦足若令分外得錢則費用自廣
今若許人情願則未免設法罔民使快一時非理之
用而不慮後日催納之患非良法也會臺諫王巖叟
朱光庭王覲等交章乞罷青苗光大悟力疾請對太

后從之詔常平錢穀止令州縣依舊法趁時糶糴青
苗錢更不支俵除舊欠二分之息元支本錢驗見欠
多少分料次隨二稅輸納以程頤兼判登聞鼓院

九月丙辰朔司馬光卒光字君實陝州夏縣人自
童時凜然如成人七歲即通左氏春秋大義初宦時
年方冠遂以天下安危爲已任至是復相兩宮虛已
以聽光爲政光亦自見言行計從欲以身徇社稷躬
親庶務不舍晝夜賓客見其體羸舉諸葛亮食少事
煩以爲戒光曰死生命也爲之益力病革諄諄如夢
中語皆朝廷天下事也及卒其家得遺奏八紙上之

皆當世要務太后爲之慟與帝臨其喪贈太師溫國公謚文正年六十八京師人爲之罷市往弔鬻衣以致奠巷哭以過車及如陝葬送者如哭私親嶺南封州父老亦相率具祭都中四方皆畫像以祀飲食必祝子康居喪因寢地得腹疾召醫李積于兗鄉民間之告積曰百姓受司馬公恩深今其子病願速往也積至則康疾不可爲矣光孝友忠信恭儉正直居處有法動作有禮自少至老語未嘗妄自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爲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誠心自然天下敬信陝洛間皆化其德有不善曰君實得無知之乎光於物澹然無所好於學無所不通惟不喜釋老曰其言不能出吾書其誕吾不信也 以呂公孺爲判部侍郎知開封府原廟亡珠繫治典吏甚久公孺曰殿中主者番代不一曷嘗以珠數相授受歲時諱日宮嬪往還不一柰何專指吏卒乎獄雖具非聖裁不可上深以爲然釋之 丁卯以蘇軾爲翰林學士軾自登州召還十月之間三涉華要尋兼侍讀每經筵進讀至治亂興衰邪正得失之際未嘗不反覆開導覲有所啓悟常鎖宿禁中召見便殿太后問曰卿前年爲何官對曰常州團練副使曰今爲何官對

曰

曰待罪翰林學士曰何以遽至此對曰遭遇太皇太后皇帝陛下曰非也對曰豈大臣論薦乎曰亦非也軾驚曰臣雖無狀不敢自他途進曰此先帝意也先帝每誦卿文章必嘆曰奇才奇才但未及進用卿耳軾不覺哭失聲太后與帝亦泣左右皆感涕已而命坐賜茶撤御前金蓮燭送歸院軾在翰林頗以言語文章規切時政畢仲游與之書曰夫言語之累不特出口者爲言其形于詩歌贊于賦頌託于碑銘著于序記者皆言語也今知畏于口而未畏于文是其所是則見是者喜非其所非則蒙非者怨喜者未必能

濟君之謀而怨者或已敗君之事矣官非諫官職非御史而好是非人危身觸諱以遊其間殆猶抱石而救溺也軾不能從 己卯張璪罷先是諫官王覲御史呂陶上官均等連䟽言璪姦邪便佞善窺主意隨勢所在而依附之往往以危機陷人深交舒亶數起大獄天下共知其爲大姦小人而在高位德之賊也中丞劉摯亦言璪初奉安石旋附惠卿隨王珪黨章惇諂蔡確數人之性不同而能探情變節左右順從各得其歡心今過惡旣彰不可不速去之䟽入皆不報至是罷知鄭州 冬十月丙戌改封孔子後爲奉

聖公鴻臚卿孔宗翰言孔子後自漢以來有褒成奉
聖宗聖之號至于國朝益加崇禮真宗東封臨幸賜
子孫世襲公爵本爲侍祠然兼領他官不在故郡於
名爲不正乞自今襲封之人使終身在鄉里詔改衍
聖公爲奉聖公不預他職添給廟學田百頃供祭祀
外許均贍族人賜國子監書立學官以誨其子弟宗
翰道輔子也 以王令圖領都水事時河北水災詔
祕書監張問相度又以知澶州王令圖領都水同問
行河間言臣至滑州決口相視舊河淤抑故道難復
請於南樂大名埽開直河并簽河分引水勢入孫村

口以解北京向下水患令圖亦以爲言於是減水河
之議復起未幾令圖死以王孝先代之 十一月戊
午以呂大防爲中書侍郎劉摯爲尚書右丞摯爲中
丞數月彈劾多所貶黜百僚敬憚時人以比呂誨包
拯嘗與同列奏事論及人才摯曰人才難得能否不
一性忠實而才識有餘上也才識不逮而忠實有餘
次也有才而難保可藉以集事又其次也懷邪觀望
隨時改變此小人也太后及帝曰卿常能如此用人
則國家何憂摯薦王巖叟爲監察御史 冬至百官
表賀程頤言節序變遷時思方切乞改賀爲慰從之

十二月庚寅詔將來服除依元豐三年故事羣臣
因尋號 是年調楊時為徐州司法以憂歸

神效

西本木

忠實

與同

戰

大劫

敗未

大京

宋元通鑑卷第四十一

武進薛應旂編集

宋紀四十一

起丁卯至戊辰凡二年

哲宗二

元祐二年春正月戊辰詔毋以老莊列子命題試士
時科舉罷詞賦專用王安石經義且雜以釋氏之說
凡士子自一語以上非安石新義不得用學者至不
誦正經唯竊安石之書以干進精熟者輒上第故科
舉益弊呂公著當國始請禁主司不得以老莊書命
題舉子不得以申韓佛書為學經義參用古今諸儒

說母得專取王氏尋又禁母得引用王氏字說 二
月辛丑詔陝西河東行策應牽制法 三月神宗既
祥范祖禹上疏宣仁后曰今即吉方始服御一新奢
儉之端皆由此起凡可以蕩心悅目者不宜有加於
舊皇帝聖性未定覩儉則儉覩奢則奢所以訓導成
德者動宜有法今聞奉宸庫取珠戶部用金其數至
多恐增加無已願止於未然崇儉敦朴輔養聖性使
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淫哇之聲非禮勿言非禮
勿動則學問日益聖德日隆此宗社無疆之福故事
服除當開樂置宴祖禹以爲因除服而開樂設宴則

似除服而慶賀非君子不得已而除之之意不可丁
巳太皇太后詔曰祥禫既終典策告具而有司遵用
章獻明肅皇后故事謂予當受冊於文德殿雖皇帝
盡孝愛之意務極尊崇而朝廷有損益之文各從宜
稱仰惟章獻明肅皇后輔佐真廟擁祐仁宗茂業豐
功宜見隆異顧予涼薄敢企徽音稽用舊儀實有慙
德將來受冊可止就崇政殿又諭執政曰母后臨朝
非國家盛事文德殿天子正牙豈女主所當御哉
戊辰令御史臺察民俗奢僭庚辰詔內侍省供奉官
以百人爲額 程頤請就崇政延和殿講讀上疏曰

臣近言邇英漸熟只乞就崇政延和殿聞給事中顧臨以延和講讀爲不可臣料臨之意不過謂講官不可坐於殿上以尊君爲說爾臣不暇遠引只以本朝故事言之太祖召王昭素講易真宗令崔頤正講尚書邢昺講春秋皆在殿上當時仍是坐講立講之儀只始於明肅太后之意此又祖宗尊儒重道之美盛豈獨子孫所當爲亦萬世帝王所當法也今世俗之人能爲尊君之言而不知尊君之道人君惟道德益高則益尊若勢位則崇高極矣尊嚴至矣不可復加也又曰天下重任惟宰相與經筵天下治亂係宰相

君德成就責經筵

夏四月己丑文彥博乞致仕詔

十日一議事都堂彥博事上恭上有政事侍立終日上屢命之休不敢退時彥博年九十矣或謂程頤曰君之倨視潞公如何頤曰潞公三朝大臣事幼主不得不恭願以布衣爲師傅敢不自重此願與潞公所以不同也乙丑以徐州布衣陳師道爲本州教授師道高介有節安貧樂道博學善文家貧或經日不炊晏如也熙寧中王氏經學盛行師道心非其說遂絕意進取至是以蘇軾傳堯俞孫覺薦授是職尋改潁州教授論者謂其進非科第罷歸調彭澤令不赴

丁未呂公著請復制科詔曰祖宗設六科之選策
三道之要以網羅天下賢雋先皇帝興學校崇經術
以作新人材變天下之俗故科目之設有所未遑今
天下之士多通於經術而知所學矣宜復制策之科
以徠拔俗之材裨于治道蓋乃帝王之道損益趨時
不必盡同同歸于治而已令復置賢良方正能直言
極諫科自今年爲始 戊辰李清臣罷時釐正熙豐
之政清臣固爭以爲不可遂罷知河陽府 五月丁
卯以劉摯王存爲尚書左右丞 六月辛丑以安燾
知樞密院事壬寅有星如瓜出文昌 秋七月庚戌

朔日食辛未罷門下侍郎韓維維處東省踰年有忌
之者密爲讒愬詔分司南京王存抗聲簾前曰韓維
得罪莫知其端臣切爲朝廷惜之乃還維資政殿大
學士知鄧州 八月辛巳罷崇政殿說書程頤頤在
經筵多用古禮蘇軾謂其不近人情深嫉之每加玩
侮方司馬光之卒也百官方有慶禮事畢欲往弔頤
不可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或曰不言歌則不哭軾
曰此枉死市叔孫通制此禮也二人遂成嫌隙軾嘗
發策試館職有曰今朝廷欲師仁祖之忠厚懼百官
有司不舉其職而或至于媮欲法神考之勵精恐監

司守令不識其意而流入於刻於是願門人右司諫
賈易左正言朱光庭等劾策問謗訕軾因乞補郡
殿中侍御史呂陶言臺諫當徇至公不可假借事權
以報私隙右司諫王覲言軾命辭不過失輕重之體
若悉考同異深究嫌疑則兩岐遂分黨論滋熾夫學
士命詞失指其事尚小使士大夫有朋黨之名大患
也太后然之臨朝宣諭曰詳覽軾文意是指今日百
官有司監司守令言之非是譏諷祖宗范純仁亦言
軾無罪遂置不問會帝患瘡疹不出願詣宰臣呂公
著問上不御殿知否且曰二聖臨朝上不御殿太后

不當獨坐且人主有疾而大臣不知可乎明日宰臣
以願言問疾由是大臣亦多不悅於是御史中丞胡
宗愈給事中顧臨連章力詆願不宜在經筵諫議大
夫孔文仲因奏願汙下儉巧素無鄉行經筵陳說僭
橫忘分徧謁貴臣歷造臺諫騰口間亂以償恩讐致
市井目爲五鬼之魁請放還田里以示典刑乃罷願
出管勾西京國子監時呂公著獨當國羣賢咸在朝
不能不以類相從遂有洛黨蜀黨朔黨之語洛黨以
願爲首而朱光庭賈易爲輔蜀黨以蘇軾爲首而呂
陶等爲輔朔黨以劉摯梁燾王巖叟劉安世爲首而

輔之者尤衆是時熙豐用事之臣退休散地怨入骨髓陰伺間隙而諸賢不悟各爲黨比以相訾議惟呂大防秦人慙直無黨范祖禹師司馬光不立黨旣而帝聞之以問胡宗愈宗愈對曰君子指小人爲姦則小人指君子爲黨陛下能擇中立之士而用之則黨禍熄矣因具君子無黨論以進 丁未岷州將种誼復洮州執鬼章青宜結檻送京師初董氈旣死養子阿里骨嗣爲邈川首領逼鬼章使帥其衆據洮河岷州誼等帥師執之遣居秦州聽令招其子結哱覲及部屬以自贖阿里骨懼乃上表謝罪時二邊少清而

並塞猶苦寇掠安燾言爲國者不可好用兵亦不可畏用兵好則疲民畏則遺患今朝廷每戒疆吏非舉國入寇毋得應之則固畏用兵矣雖僅保障戍實墮其計中願復講攻擾之策且乾順幼豎梁氏擅權族黨酋渠多反側顧望若有以離間之未必不回戈而復怨此一竒也其後夏人自相携貳使來脩貢悉如燾策 九月丁卯禁私造金箔 冬十月貶右司諫賈易時程頤蘇軾交惡其黨互相攻訐易因劾呂陶黨軾兄弟語侵文彥博范純仁太后怒欲峻責易呂公著言易言亦直惟詆大臣太甚耳乃罷知懷州公

著退語同列曰諫官所言未論得失顧主上春秋方盛慮異時有導諛惑上心者正賴左右爭臣不可豫使人主輕厭言者衆皆歎服 帝宴近臣於資善堂出所書唐人詩分賜呂公著乃集所講書要語明白切于治道者凡百篇進之以備游戲翰墨爲聖學之助 召陳師道爲秘書省正字適預郊祀行禮寒甚師道衣無綿妻就假於趙挺之家問所從得却去不肯服遂以寒疾卒師道字履常一字無已受業于曾鞏初游京師踰年未嘗一至貴人之門傳堯俞欲識之先以問秦觀曰是人非持刺字俛顏色伺候乎公

卿之門者殆難致也堯俞曰非所望也吾將見之懼其不吾見也子能介於陳君乎知其貧懷金欲爲餽比至聽其論議益敬畏不敢出章惇在樞府將薦于朝亦屬觀延至師道答曰辱書諭以章公降屈年德以禮見招不佞何以得此豈侯嘗欺之耶公卿不下士久矣乃特見於今而親於其身幸孰大焉愚雖不足以齒士猶當從侯之後順下風以成公之名然先王之制士不傳贊爲臣則不見於王公所以成禮而其敝必至自鬻故先王謹其始以爲之防而爲士者世守焉師道於公前有貴賤之嫌後無平生之舊公

雖可見禮可去乎且公之見招蓋以能守區區之禮也若昧冒法義聞命走門則失其所以見招公又何取焉雖然有一於此幸公之他日成功謝事幅巾東歸師道當御款段乘下澤候公於東門外尚未晚也及惇爲相又致意焉終不往十一月乙亥大雪民多凍死詔加賑恤罷內殿承制試換文資格十二月壬寅頒元祐敕令黜侍御史王巖叟知齊州三年春正月庚戌復廣惠倉庚申雪寒發京西穀五十餘萬石損其直以紓民壬戌罷上元遊幸二月甲申罷脩金明池橋殿癸巳罷春宴三月丙辰韓

絳卒絳字子華真定靈壽人忠憲公億之子以父任爲大理評事舉進士第三人歷翰林學士御史中丞王安石薦之入相平生臨事果敢司馬光復相乃其所引用也夏四月辛巳呂公著以老懇辭位乃拜司空同平章軍國事詔建第于東府之南啓北扉以便執政會議凡三省樞密院之職皆得總理間日一朝因至都堂其出不以時蓋異禮也國初以來宰相以三公平章軍國事者四人而公著與父夷簡居其二世羨其榮時熙豐用事之臣雖去其黨分布中外起私說以搖時政鴻臚丞常安民貽公著書曰善觀

天下之勢猶良醫之視疾方安寧無事之時語人曰其後必將有大憂則衆必駭笑惟識微見幾之士然後能逆知其漸故不憂於可憂而憂之於無足憂者至憂也今日天下之勢可爲大憂雖登進忠良而不能搜致海內之英才使皆萃于朝以勝小人恐端人正士未得安枕而卧也故去小人爲不難而勝小人爲難陳蕃竇武協心同力選用名賢天下想望太平然卒死曹節之手遂成黨錮之禍張柬之五王中興唐室以謂慶流萬世及武三思一得志至於竄移淪沒凡此者皆前世已然之禍也今用賢如倚孤棟拔

士如轉巨石雖有竒特瓌卓之才不得一行其志甚可嘆也猛虎負嵎莫之敢撓而卒爲人所勝者人衆而虎寡也故以十人而制一虎則人勝以一人而制十虎則虎勝柰何以數十人而制千虎乎今怨忿已積一發其害必大可不爲大憂乎公著得書默然孔文仲卒文仲字經父臨江新喻人時同知貢舉有寒疾同院以其形瘵勸之先出抵家而卒年五十一呂公著曰文仲本以伉直稱然憊不曉事爲諫議時乃爲浮薄輩所使以害善良晚乃知爲所紿憤鬱嘔血以致不起公著之言蓋指其劾程頤也 召王巖

叟爲起居舍人巖叟嘗侍邇英司馬康講洪範至又用三德帝曰止此三德爲更有德蓋帝自臨御淵默不言巖叟喜聞之因欲風諫退而上疏曰三德者人君之大本得之則治失之則亂不可須臾去者也臣請別而言之夫明是非於朝廷之上判忠邪於多士之間不以順已而忘其惡不以逆已而遺其善私求不徇於所愛公議不遷於所憎竭誠盡節者任之當勿二罔上盜寵者棄之當勿疑惜紀綱謹法度重典刑戒姑息此人主之正直也遠聲色之好絕盤遊之樂勇於救天下之弊果於斷天下之疑邪說不能移

非道不能悅此久事之剛德也居萬乘之尊而不驕享四海之富而不溢聰明有餘而處之若不足俊傑並用而求之如不及虚心以訪道屈已以從諫懼若臨淵怯若履薄此人主之柔德也三者足以盡天下之要在陛下力行何如耳以呂大防范純仁爲尚書左右僕射兼門下中書侍郎孫固劉摯爲門下中書侍郎王存胡宗愈爲尚書左右丞趙瞻僉書樞密院事大防朴厚蠢直不植黨與純仁務以博大開上意忠厚革士風章惇得罪去朝廷以其父老欲畀便郡旣而中止純仁請置往咎而念其私情韓維無故

罷門下侍郎補外純仁奏維盡心國家不可因譖黜
官時黨論方起純仁慮之會右諫議大夫王覲以胡
宗愈進君子無黨論惡之因疏宗愈不可執政太后
大怒純仁與文彥博呂公著辯於簾前太后意未解
純仁曰朝臣本無黨但善惡邪正各以類分彥博公
著皆累朝舊人豈容雷同罔上昔先臣與韓琦富弼
在慶曆時同爲執政各舉所知當時飛語指爲朋黨
三人相繼補外造謗者公相慶曰一網打盡矣此事
未遠願陛下戒之因極言前世朋黨之禍并錄歐陽
脩朋黨論上之然竟出覲知潤州而宗愈居位如故

秋七月辛未太白晝見 八月邢恕爲太后姪公

繪作書上太后乞尊禮高氏太后怒罷恕 九月乙

丑詔觀察使以上給永業田 冬十月丙戌詔罷新

創諸堡砦廢渠陽軍 十一月遣吏部侍郎范百祿

等行河時王孝先領都水請從王令圖議脩減水河

王覲言其不便安燾深以東流爲是上疏言之於是

詔黃河未復故道終爲河北之患宜興役回之范純

仁王存言使大河決可東回而北流遂斷何惜勞民

費財以成經久之利今孝先等未有必然之論但僥

倖萬一以冀成功耳不可輕舉也文彥博呂大防安

燾等謂河不東則失中國之險爲契丹之利王存言
方今公私困乏柰何興此大役以圖不可必成之功
且御契丹得其道則自景德至今八九十年通好如
一家設險何與焉不然如石晉末豈無黃河爲阻耶
純仁又陳四不可之說且曰北流數年未爲大患而
議者恐失中國之利先事回改正如頃時西夏本不
爲邊患而好事者以爲不取恐失機會遂興靈武之
師也於是收回詔書而遣百祿等行視百祿等上言
東西二河東流高仰北流順下決不可回願罷有害
無利之役况河流轉徙乃其常事水性就下固無一

定於是詔罷回河及脩減水河

十二月甲辰范鎮

定鑄律度諸樂器以進令禮官太常叅定賜鎮詔曰
朕惟春秋之後禮樂先亡秦漢以來韶武僅在散樂
工於河海之上往而不還聘先生於齊魯之間有莫
能致魏晉以下曹檜無譏豈徒鄭衛之音已雜華戎
之器間有作者猶存典刑然銖黍之一差或宮商之
易位惟我四朝之老獨知五降之非審聲知音以律
生尺覽詩書之來上閱篋簞之在廷君臣同觀父老
太息方詔學士大夫論其法工師有司考其聲上追
先帝移風易俗之心下慰老臣愛君憂國之志究觀

所作嘉歎不忘 閏月甲辰詔百官觀新樂 范鎮
樂成著爲八論自叙考周官王制司馬遷書班氏志
流通貫穿一無抵牾樂下太常楊傑上言元豐中詔
范鎮劉几與臣詳議大樂旣成而奏稱其和協今鎮
新定樂法與樂局所議不同且樂經仁宗制作神考
睿斷奏之郊廟朝廷蓋已久矣豈可用鎮一說而遽
改之遂著元祐樂議以破鎮說禮部太常亦言鎮樂
自係一家之學難以參用仍詔樂如舊制 甲寅太
皇太后詔曰官冗之患所從來尚矣流弊之極實萃
于今上有久閑失職之吏則下有受害無告之民故

命大臣考求其本苟非裁損入流之數無以澄清取
士之原吾今自以恥身率先天下永惟臨御之始嘗
敕有司蔭補私親舊無定限自惟薄德敢配前人已
詔家庭之恩止從母后之比今當又損以示必行夫
以先帝顧託之深天下責望之重苟有利於社稷吾
無愛於髮膚矧此恩私實同毫末忠義之士當識此
誠各忘內顧之恩共成節約之制今後每遇聖節大
禮生辰合得親屬恩澤並四分減一皇太后皇太妃
准此 范鎮卒鎮字景仁成都人少舉南省第一故
事殿廷唱第過三人則省元必抗聲自陳雖名次在

後必擢置前列以吳育歐陽脩之耿介猶不免從衆
鎮獨不然左右與並立者趣之使自陳鎮不應至七
十九人始唱名及之鎮出拜退就列訖無一言衆皆
稱服自是舉進士者始以自陳爲耻五入翰林四知
貢舉凡朝廷有大制作有大議論裨益寔多雖循循
如不勝衣而毅然有仁者之勇故一時推天下之賢
者必曰君實景仁謂其道德風流足以師表當世議
論可否足以榮辱天下而二人亦相得懽甚司馬光
嘗謂人曰吾與景仁兄弟也但姓不同耳然至于論
鐘律則反復相非終身不能相一君子是以知二人
非苟同也鎮卒年八十一謚忠文 以傳堯俞爲御
史中丞堯俞奏言人才有能有不能使臣補闕拾遺
以輔盛德明善攻失以平庶政舉直措枉以正大臣
臣雖不才敢不盡力若使窺人陰私抉人細故則非
臣所能亦非臣之志也帝優納之

宋元通鑑卷第四十二

武進薛應旂編集

宋紀四十二

起己巳至辛未凡三年

哲宗三

元祐四年春正月甲申以夏人通好詔邊將毋生事
二月甲辰呂公著卒年七十二太皇太后見輔臣
泣曰邦國不幸司馬相公既亡呂司空復逝痛憫久
之帝亦悲感即詣其家臨奠贈太師封申國公謚正
獻公著字晦叔夷簡子也自少講學即以治心養性
為本平居無疾言遽色於聲利紛華泊然無所好簡

重清淨蓋天稟然也其識慮深敏量宏而學粹遇事
善決苟便於國不以利害動其心與人交出於至誠
好德樂善見士大夫以人物爲意者必問其所知與
其所聞參互考實以達于上每議政事博采衆善以
爲善至所當守則毅然不可回奪神宗嘗言其於人
材不欺如權衡之稱物尤能避遠聲迹不以知人自
處王安石博辯騁辭人莫敢與抗公著獨以精識約
言服之安石嘗曰疵吝每不自勝一詣長者不覺消
釋其敬服如此平生汲汲于薦賢達才而周敦頤程
顥程頤張載邵雍尤其所注意者雖古之賢相不是

過也 三月己卯中丞孫覺左正言劉安世等論尚
書右丞胡宗愈罷知陳州 翰林學士蘇軾嘗侍上
讀祖宗寶訓因及時事軾歷言今賞罰不明善惡無
所勸沮又黃河勢方西流而強之使東夏人寇鎮殺
掠幾萬人帥臣揜蔽不以聞朝廷亦不問事每如此
恐寢成衰亂之漸當軸者恨之趙挺之王覲攻之尤
甚軾知不見容乃請外遂出知杭州尋以其弟轍代
爲學士 夏四月戊午分經義詩賦爲兩科試士罷
明法科尚書省請復詩賦與經義兼行解經通用先
儒傳注及已說又言舊明法最爲下科今中者即除

司法叙名反在及第進士上非是乃詔立經義詩賦
兩科罷試律義凡詩賦進士於易書詩周禮禮記春
秋左傳內聽習一經初試本經義一道論孟義各一
道次試賦及律詩各一首次試論一首末試子史時
務策二道凡四場其經義進士須習兩經以詩禮記
周禮春秋爲大經書易公羊穀梁儀禮爲中經願習
二大經者聽不得偏占兩中經初試本經義三道論
語義一道次試本經義三道孟子義一道次試論策
亦四場兩科通定高下而取解額中分之各占其半
專經者以經義定取舍兼詩賦者以詩賦爲去留其

名次高下則於策論參之初司馬光言取士之道當
先德行後文學就文學言之經術又當先於詞章神
宗專用經義論策取士此乃復先王令典百王不易
之法但王安石不當以一家私學欲蓋先儒令天下
師生講解至於律令皆當官所須使爲士者果能知
道義自與法律冥合何必置明法一科習爲刻薄非
所以長育人材敦厚風俗也至是遂罷明法科未幾
詔御試舉人仍試賦詩論三題 五月以范祖禹爲
右諫議大夫兼侍講祖禹初從司馬光脩資治通鑑
在洛十五年不事進取王安石尤愛重之祖禹終不

往謁帝即位擢右正言以婦翁呂公著當國引嫌辭
職再改著作郎兼侍講會夏暑權罷講筵祖禹上言
陛下今日之學與不學係他日治亂如好學則天下
君子欣慕願立于朝以直道事陛下輔佐德業而致
太平不學則小人皆動其心務爲邪諂以竊富貴且
凡人之進學莫不於少時今聖質日長數年之後恐
不得如今之專竊爲陛下惜也公著卒始有諫議之
除首上疏論人主正心脩身之要乞太皇太后日以
天下之勤勞萬民之疾苦羣臣之邪正政事之得失
開導上心曉然存之於中庶使異日衆說不能惑小

人不能進又言蔡京非端良之士如使守成都其還
當執政不宜崇長又聞禁中覓乳媪祖禹以帝年十
四非近女色之時與左諫議大夫劉安世上疏勸進
德愛身又乞太皇太后保護聖躬言甚切至太后謂
曰乳媪之說外間虛傳也祖禹對曰外議雖虛亦足
爲先事之戒凡事言于未然則誠爲過及其已然則
又無所及言之何益陛下寧受未然之言勿使臣等
有無及之悔太后深嘉之 安置蔡確于新州確失
勢日久遂懷怨望在安州嘗遊車蓋亭賦詩十章知
漢陽軍吳處厚與確有隙因解釋其語以爲謗訕且

論其用郝處俊上元間諫高宗欲傳位武后事指斥東朝上之中書於是臺諫言確怨謗乞正其罪詔確具析確自辯甚悉右正言劉安世等又言確罪狀著明何待具析此乃大臣委曲爲之地耳乃貶確光祿卿分司南京臺諫論之不置而諫議大夫范祖禹亦言確之罪惡天下不容向以列卿分務留都未厭衆論執政議寘確于法范純仁王存以爲不可爭之未決文彥博欲貶確嶺嶠純仁聞之謂呂大防曰此路自乾興以來荆棘近七十年吾輩開之恐自不免大防乃不復言越六日再貶確英州別駕新州安置純

仁又言于太后曰聖朝宜務寬厚不可以語言文字之間曖昧不明之過竄誅大臣今舉動宜爲將來法此事甚不可開端也且以重刑除惡如以猛藥治病其過也不能無損焉不聽時中丞李常中書舍人彭汝礪侍御史盛陶皆言以詩罪確非所以厚風俗常坐貶知鄧州中書舍人彭汝礪曰此羅織之漸也封還詞頭汝礪坐貶知徐州侍御史盛陶言不可長告訐之風亦坐貶知汝州初確之具析未上也梁燾自路州召爲諫議大夫過河陽邢恕極論確有策立勳燾至奏之太后諭三省曰帝是允帝長子子繼父業

其分當然確有何策立勲耶若使確他日復來欺罔上下豈不爲朝廷害恐帝年少制御不得故今因其自敗如此行遣蓋爲社稷也 六月甲辰范純仁罷呂大防言蔡確黨盛不可不治純仁言朋黨難辨恐誤及善人司諫吳安詩正言劉安世因論純仁黨確純仁亦力求罷政乃出知潁昌府 以傳堯俞爲吏部尚書兼侍讀堯俞曰蔡確之黨其尤者固宜逐餘可一切置之以陛下盛德何所不容確詞縱涉謗訕願聽之如蚊蟲過耳無使有纖微之忤以奸太和之氣事至以無心應之聖人所以養至誠而御遐福也

丙午以趙瞻同知樞密院事韓忠彥許將爲尚書左右丞忠彥琦之子也時元祐會計錄初成人挾而用忠彥憂之因言斂節財用遂裁省冗費置局于戶部 秋七月乙亥知樞密院安燾以母喪去位 八月壬寅敕郡守貳以四善三最課縣令吏部歲上監司考察知州狀 九月乙未檢舉先朝文武七條戒諭百官遵守 冬十月癸丑帝御邇英殿講官進講三朝寶訓時呂大防見帝年益壯日以進學爲急請敕講讀官取仁宗邇英御書解釋上之寘于座右又據乾興以來四十一事足爲勸戒者分上下篇標曰

仁祖聖學使人主有欣慕不足之意至是帝御邇英閣召宰執講讀官讀三朝寶訓至漢武帝籍南山提封爲上林苑仁宗曰山澤之利當與衆共之何用此也丁度進曰臣事陛下二十年每奉德音未始不及於憂勤此蓋祖宗家法爾大防因推祖宗家法以進曰自三代以後唯本朝百二十年中外無事蓋由祖宗所立家法最善臣請舉其略因疏其事親事長治內待外戚尚儉勤身尚禮寬仁八法以進且曰至於虛已納諫不好畋獵不尚翫好不用玉器不貴異味此皆祖宗家法所以致太平者陛下不須遠法前代

但盡行家法足以爲天下帝深然之十一月癸未以孫固知樞密院事劉摯爲門下侍郎傅堯俞爲中書侍郎范祖禹爲翰林學士十二月癸丑更定朝儀樂舞戊午以御史缺令中丞兩省各舉二人楊時服闋改虔州司法歷知瀏陽餘杭蕭山三縣差監常州市易務皆有惠政

五年春正月丁卯朔御大慶殿視朝程頤以父憂守制去臺諫復論賈易諂事願再貶易知廣德軍二月己亥夏人來歸永樂所掠吏士百四十九人遂詔以米脂葭蘆浮圖安疆四砦還之夏得地益驕

庚戌文彥博罷初彥博復居政府賈易疏言彥博至和建儲之議不可信太后命付史館彥博自是無歲不求去至是乃以太師充護國軍山南西道節度等使致仕令有司備禮冊命宴餞于玉津園先是遼使耶律未昌來聘蘇軾館之與未昌入覲見彥博於殿門外却立改容曰此潞公也問其年曰何壯也軾曰使者見其容未聞其語其總理庶務雖精練少年有所不如其貫穿古今雖專門名家有所不逮未昌拱手曰天下異人也 三月丙寅朔趙瞻卒瞻字大觀整屋人舉進士歷官同知樞密院事寬仁愛人色溫

氣和人以爲長者 以韓忠彥同知樞密院事蘇頌爲尚書左丞忠彥嘗與傅堯俞許將論事不合俱求罷政殿中侍御史上官均言大臣之任同國休戚廟堂之上當務協諧使中外之人泯然不知有同異之迹若悻悻然辯論不顧事體何以觀視百僚堯俞等雖有辯論之失然事皆緣公無顯惡大過望令就職太后從之 夏四月丙午孫固卒固字和父鄭州管城人舉進士歷知樞密院固宅心誠粹不喜矯亢與人居久而益信故更歷夷險而不爲人所疾嘗曰人當以聖賢爲師一節之士不足學也又日以愛親

之心愛其君則無不盡矣傳堯俞言司馬公之清節
孫公之淳德蓋所謂不言而信者也世以爲確論
五月壬申詔差役法有未備者令具利害以聞初蘇
軾言差役之法天下皆云未便昔日顧役中戶歲出
幾何今日差役中戶歲費幾何更以幾年一役較之
約見其數則利害灼然而况農民在官吏百端蠶食
比之顧人苦樂十倍李常亦言差法廢久版籍不明
重輕無準鄉寬戶多者僅得更休鄉狹戶窄者頻年
在役望詔一二練事臣僚使與賦臣取差顧二法便
者行之於是論差役未便者甚衆遂詔差役法有未

備者令中書舍人王巖叟樞密都承旨韓川諫議大
夫劉安世同看詳具利害以聞 以蘇轍爲御史中
丞時熙豐舊臣爭起邪說以撼在位呂大防劉摯患
之欲稍引用以平夙怨謂之調停太后疑不決轍面
斥其非復上疏曰親君子遠小人則主尊國安踈君
子任小人則主憂國殆此理之必然夫以小人在外
憂其不悅而引於內以自遺患也且君子小人勢同
冰炭同處必爭一爭之後小人必勝君子必敗何者
小人貪利忍耻擊之則難去君子潔身重義沮之則
引退先帝聰明聖智疾頹靡之俗將以綱紀四方比

隆三代而臣下不能將順造作諸法上逆天意下失民心二聖因民所願取而更之上下忻慰則前者用事之臣今朝廷雖不加斥逐其勢亦不能復留矣尚賴二聖慈仁宥之於外蓋已厚矣而議者惑於衆說乃欲招而納之與之共事謂之調停此輩若返豈肯但已哉必將戕害正人漸復舊事以快私忿人臣被禍蓋不足言臣所惜者祖宗朝廷也惟陛下斷自聖心勿爲流言所惑勿使小人一進後有噬臍之悔則天下幸甚疏入太后曰轍疑吾君臣兼用邪正其言極有理諸臣從而和之調停之說遂已 秋七月乙

酉夏人來議分畫疆界 八月召鄧潤甫爲翰林學士承旨罷御史中丞梁燾諫議大夫劉安世朱光庭初潤甫以母喪終制除吏部尚書梁燾權給事中駁之改知亳州至是復以承旨召燾爲中丞與左諫議大夫劉安世右諫議大夫朱光庭交章論潤甫出入王呂黨中始終反覆今之進用實繫君子小人消長之機又言潤甫嘗爲蔡確制稱確有定策之功以欺惑天下乞行罷黜累疏不報燾等因力請外乃出燾知鄭州光庭知亳州安世提舉崇福宮時劉摯上疏暫出潤甫留燾等蘇轍亦三疏論之皆不報 九月

丁丑詔復置集賢院學士 冬十月癸巳罷提舉脩
河司丁酉詔定州韓琦祠載祀典 十二月辛卯許
將罷知定州尋移揚州徙大名府會大河東北議未
決將曰爲今之利謂宜因梁村之口以行東因內黃
之口以行北而盡閉諸口以絕大名諸州之患俟水
大至觀故道足以受之則內黃之口可塞不足以受
之則梁村之口可以止兩不能相奪則各因其自流
以待 李籲卒籲字端伯洛陽人舉進士爲秘書省
校書郎程頤謂其才器可以大受及卒祭之以文曰
自余兄弟倡明理學能使學者視倣而信從者籲與

劉絢也

六年春正月癸酉詔祠祭游幸毋用羔 二月辛卯
以劉摯爲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王巖叟僉書樞
密院事巖叟居言職五年正諫無隱及拜僉樞密謝
因進曰太后聽政以來納諫從善務合人心所以朝
廷清明天下安靜願信之勿疑守之勿失復進言于
帝曰陛下今日聖學當深辨邪正正人在朝則朝廷
安邪人一進便有不安之象非謂一無能然蓋其類
應之者衆上下蔽蒙不覺養成禍胎爾又曰或聞有
以君子小人參用之說告陛下者不知果有之否此

乃深誤陛下也自古君子小人無參用之理聖人但云內君子而外小人則泰內小人而外君子則否小人既進君子必引類而去若君子與小人競進則危亡之基也不可不察兩宮深然之 癸巳以蘇轍爲尚書右丞轍除命既下右司諫楊康國奏曰轍之兄弟謂其無文學則非也蹈道則未也其學乃學爲儀秦者也其文率務馳騁好作爲縱橫押闔無安靜理陛下若悅蘇轍文學而用之不疑是又用一王安石也轍以文學自負而剛狠好勝則與安石無異不報以蘇軾爲翰林學士承旨軾治杭甚有惠政民感

其德家有畫像且作生祠以報之召爲吏部尚書未至會第轍拜右丞故易是命 三月癸亥呂大防上神宗實錄史官范祖禹趙彥若黃庭堅等所脩也壬午賜禮部進士及第出身九百五十七人是科得宗澤詳定官惡其對策極陳時弊置末甲 以呂希哲爲兵部員外郎范祖禹其姊夫也言于帝曰希哲經術操行宜備勸講其父公著嘗稱其不欺闇室守官京師不謁當路不尚虛言不爲異行臣豈得以婦兄之故不爲稱薦於是改爲崇政殿說書其日夕勸導于帝者每日人主以脩身爲本脩身以正心爲要

心正意誠天下自化不假他術若身不能脩雖左右
且不能諭况天下乎尋擢右司諫辭不拜 夏四月
乙未復置通禮科先開寶中改鄉貢開元禮爲通禮
熙寧中嘗罷是科至是禮官以爲言乃復置以試士
辛丑詔大臣堂除差遣非行能卓異者不可輕授
仍搜訪遺材以備擢任 五月己未朔日食 六月
浙西水蘇杭死者甚衆詔賜米百萬石錢二十萬緡
賑之 翰林學士承旨蘇軾罷軾自杭州召還未幾
侍御史賈易復劾軾元豐末在揚州聞先帝厭代作
詩及草呂惠卿制皆誹怨先帝無人臣禮御史中丞

趙君錫亦繼言之太后怒罷易知宣州君錫知鄭州
呂大防請併軾兩罷乃出軾知潁州尋改知揚州
夏人寇熙河蘭岷廊延等路 秋七月乙丑復制置
解鹽使詔解鹽復許通商 八月辛卯詔御史臺臣
僚親亡十年不葬許依條彈奏及令吏部檢察 癸
丑詔廊延路都監李儀等以違旨夜出兵入界與夏
人戰死不贈官餘官降等 閏月壬申太子太保致
仕張方平辭免宣徽使不允甲申刑部侍郎彭汝礪
與執政爭獄事自乞貶詔改禮部侍郎 九月丁亥
夏人寇麟府二州丁酉出內庫緡錢五十萬備邊費

中書侍郎傅堯俞同知樞密韓忠彥等以論事同
異各求罷 冬十月帝視國子監釋奠于孔子聽祭
酒豐稷講無逸終篇乃還或曰祖宗視學有爵命金
帛之錫呂大防曰古者天子視學乃常事也吾欲天
子常視學金爵之賚後日何可繼也聞者乃服 十
一月乙酉朔劉摯罷摯性峭直有氣節通達明銳觸
機輒發不爲利怵威誘自初輔政至爲相脩嚴憲法
辨白邪正專以人物處心孤立一意不受請謁與呂
大防同位國家大事多決于大防惟進退士大夫實
執其柄然持心少恕勇於去惡竟爲朋讒竒中遂與

大防有隙先是蔡確之貶邢恕亦謫監永州酒稅以
書抵摯摯故與恕善答其書有永州佳處第往以俟
休復之語排岸官茹東濟險人也有求於摯不得見
其書陰錄以示中丞鄭雍殿中侍御史楊畏二人方
附呂大防因箋釋其語上之曰休復者語出周易以
俟休復者俟他日太皇太后復子明辟也又章惇諸
子故與摯子游摯亦間與之接雍畏謂延見接納爲
牢籠之計以覬後福且論王巖叟梁燾劉安世朱光
庭等三十人皆其死友太后於是面諭摯曰言者謂
卿交通匪人爲異日地卿當一心王室若章惇者雖

以宰相處之未必樂也摯惶恐退上章自辯而梁燾
王巖叟果上疏論救之太后曰垂簾之初摯斥排姦
邪實爲忠直但此二事非所當爲也遂罷知鄆州給
事中朱光庭駁之曰摯忠義自奮朝廷擢之大位一
旦以疑而罷天下不見其過言者以光庭爲黨亦罷
知亳州 壬辰作元祐觀天曆 尚書右丞蘇轍罷
知絳州尋召還 辛丑傅堯俞卒年六十八堯俞字
欽之濟源人十歲能文未冠登第重厚寡言遇人不
設城府人不忍欺論事君前畧無回隱退與人言不
復有矜異色素與王安石善熙寧初自知廬州入京
時方行新法安石謂之曰舉朝紛紛俟君來久矣將
以待制諫院處君堯俞曰新法世以爲不便誠如是
當極論之安石遂不引用司馬光嘗謂邵雍曰清直
勇三德人所難兼吾於欽之畏焉雍曰欽之清而不
耀直而不激勇而能溫是爲難耳歷官中書侍郎及
卒太后謂輔臣曰傅侍郎清直一節始終不變金玉
君子也方倚以爲相遽至是乎謚獻肅 十二月壬
申范純仁以前禦敵失策降官

宋元通鑑卷第四十三

武進薛應旂編集

宋紀四十三

起壬申至癸酉凡二年

哲宗四

元祐七年春二月丁卯詔陝西河東邊要進築守禦城砦 三月程頤服闋三省擬除館職判檢院蘇轍進曰頤入朝恐不肯靜太后納之范祖禹言頤經術行義天下共知司馬光呂公著豈欺罔者邪但草茅之人未習朝廷事體則有之寧有他故如言者所指哉乞召勸講必有補聖明除頤直秘閣判西監頤再

上表辭御史董敦逸摭其有怨望語改授管勾崇福宮 帝御邈英閣范祖禹入對上奏曰伏觀仁宗在位四十二年豐功盛德固不得而名言所可見者其事有五畏天愛民奉宗廟好學納諫仁宗行五者於天下所以爲仁也然仁宗每因事示人好惡皇祐中楊安國講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卷而懷之仁宗曰伯玉信君子矣然不若史魚之直據孔子所言則史魚不若伯玉之爲君子仁宗之言人君之言也人君欲臣下切直故言伯玉不如史魚以開臣下切直之

路由是天下知仁宗好直不好佞此聖人大德也願陛下以此爲法昭示所好以慰羣望上然之 鄒浩上疏論事其畧曰人材不振無以成天下之務陛下視今日人材果有餘邪果不足邪以爲不足則中外之百執事未嘗不備以爲有餘則自任以天下之重者幾人正色昌言不承望風旨者幾人持刺舉之權以肅清所部者幾人承流宣化而使民安田里者幾人貧所當富也則曰水旱如之何官冗所當澄也則曰民情不可擾人物所當求也則曰從古不乏材風俗所當厚也則曰不切於時變是皆不明義理之

過也蘇頌用爲太常博士來之邵論罷之 夏四月
巳未立皇后孟氏后洛州人馬軍都虞候元之孫帝
年益壯太皇太后歷選世家女百餘人入宮后年十
六太皇太后及太后皆愛之教以女儀至是太皇太
后諭執政曰孟氏女能執婦道宜正位中宮命學士
草制又以近世禮儀簡畧詔翰林臺諫給舍與禮官
議冊后六禮儀制以進遂命呂大防兼六禮使韓忠
彥充奉迎使蘇頌王巖叟充發冊使蘇轍趙宗景充
告期使高密郡君宗晟范百祿充納成使王存劉奉
世充納吉使梁燾鄭雍充納采問名使五月戊戌帝

御文德殿冊爲皇后太皇太后語帝曰得賢內助非
細事也旣而嘆曰斯人賢淑惜福薄耳異日國有事
變必此人當之 丙午王巖叟罷言者論巖叟挾劉
摯爲朋黨出知鄭州 遼女真部節度劾里鉢生十
一子長曰吳刺東一名烏雅束次日阿骨打曰吳乞
買曰撒也曰幹賽曰幹者曰烏故乃曰闍母曰查刺
曰烏特劾里鉢疾篤呼弟盈哥謂曰烏雅束柔善若
辦集契丹事阿骨打能之遂卒母弟頗刺淑襲爲節
度使劾里鉢嚴重多智每戰未嘗被甲襲位之初內
外潰叛劾里鉢乃因敗爲功變弱爲強遂破桓被散

達烏春窩謀罕基業始大初建官屬統諸部其官之
長皆稱勃極烈云頗刺淑機敏善辨尤能知遼人國
政民情每白事于遼聽者皆信服不疑 六月辛酉
以呂大防爲右光祿大夫蘇頌爲尚書右僕射兼中
書侍郎蘇轍爲門下侍郎范百祿爲中書侍郎梁燾
鄭雍爲尚書左右丞韓忠彥知樞密院事劉奉世僉
書樞密院事時蔡京帥蜀梁燾曰元豐侍從可用者
多惟京輕險貪復不可用 甲子置廣文館解額以
待四方游士之試京師者 戊辰渾天儀像成 秋
七月己酉詔諸路安撫鈐轄司及西京南京各賜資

治通鑑一部 復翰林侍讀學士以范祖禹爲之
八月己未詔西邊諸將嚴備毋輕出兵乙亥戒邊將
毋掊剋軍士 王存罷時朋黨之論寢熾存言人臣
朋黨誠不可長然不察則濫及善人東漢黨錮是也
慶曆中或指韓琦富弼范仲淹歐陽脩爲朋黨賴仁
宗聖明不惑今望陛下察之由是與用事者不合乃
自吏部尚書出知大名 九月己酉求興軍蘭州鎮
戎地震 召蘇軾爲兵部尚書兼侍讀軾自揚州召
爲兵部尚書兼侍讀尋又遷禮部兼端明侍讀二學
士御史董敦逸黃慶基言軾爲中書舍人時行呂惠

卿制詞指斥先帝其弟轍相爲表裏以紊朝政呂大防奏曰先帝欲富強中國鞭撻四夷而一時羣臣將順太過故事或失當太皇太后與皇帝臨御因民所欲隨事揀改蓋理之當然北來言官用此以中傷士人兼欲搖動朝廷意極不善轍亦爲其兄辯所撰惠卿謫詞其言及先帝者有曰始以帝堯之仁姑試伯鯨終焉孔子之聖不信宰予初非謗誹先帝太后曰先帝追悔往事至於泣下大防曰先帝一時過舉非其本意太后曰此事官家宜深知於是罷敦逸慶基爲湖北福建路轉運判官 冬十月庚戌朔環州地

震丁卯夏人寇環州 十一月辛巳太白晝見癸巳合祀天地于園丘大赦中外加恩民罹親喪者戶以差等與免徭

八年春正月范祖禹上仁宗訓典甲申蔡確卒確字持正泉州晉江人少舉進士有智數薛向嘗欲劾其賊汚見其姿狀秀偉竒之更爲延譽確歷官尚書左僕射與章惇黃履邢恕結爲死黨竟以欺罔責新州安置卒于貶所 丁亥帝御邇英閣召宰臣讀寶訓庚寅詔復范純仁太中大夫 二月辛亥禮部尚書蘇軾言高麗使乞買歷代史及策府元龜等書宜却

其請不許省臣許之軾又疏陳五害極論其不可且曰漢東平王請諸子及太史公書猶不肯予今高麗所請有甚于此其可予乎有旨書籍曾經買者聽是春多雪侍講豐稷言今嘉祥未臻沴氣交作豈應天之實未充事天之禮未備畏天之誠未孚歟宮掖之臣有關預政事如天聖之羅崇勛江德明治平之任守思者歟願陛下昭聖德祇天戒總正萬事以消災祥 三月甲申蘇頌罷先是侍御史賈易坐言事出更赦除知蘇州頌謂易在御史名敢言不宜下遷於簾前爭之時殿中侍御史楊畏來之邵附呂大防

蘇轍即劾頌稽留詔命頌遂上章辭位乃罷爲觀文殿學士集禧觀使頌器局閑遠以禮法自持爲相務在奉行故事使百官守法遵職量能授任杜絕僥倖之原深戒疆場之臣邀功生事論議有未安者毅然力爭之見帝年幼諸臣大紛紜常曰君長誰任其咎每大臣奏事但取決於太后帝有言或無對者惟頌奏后已必再稟帝帝或有所宣諭必告諸臣以聽聖語帝深重之 辛卯范百祿罷坐與蘇頌同職事楊畏等累章劾之遂罷知河中府 庚子詔御試舉人復試詩賦論三題中書請御試復用祖宗法且言士

子多已改習詩賦太學生員總三千一百餘人而不兼詩賦者纔八十二人耳遂下是詔 夏四月丁未朔夏人請以蘭州易塞門砦不許 丁巳詔曰朕聞五帝不相沿樂三王不相襲禮世有損益因時制宜惟我祖宗嚴奉郊廟當遣官攝事皆考合於前文唯奠玉親祠自裁成於大禮每以三歲對越二儀咸秩百神大賚四海迄先帝元豐之末講方丘特祭之儀蓋將補一代之闕容振百王之墜典朕惟菲德嗣守丕基列聖已行謹當遵奉先朝未舉懼不克堪是以昔歲仲冬竭誠大祀神祇饗答祖考燕寧肅詔有司

載加集議猶欲咨度諸儒之論稽參六藝之文然理既不疑則事無可議斷自朕志協于僉言祇率舊章未爲成式今後南郊合祭天地依元祐七年例施行仍罷禮部集官詳議 六月戊午梁燾罷夏人自得四砦累遣使以地界爲言詔二府議燾與同列語不合遂乞去帝遣近臣問所去意且令密訪人才燾曰信任不篤言不見聽而詢問人才非臣所敢當也但須識別邪正公天下之善惡不牽左右好惡之言以移聖意天下幸甚至是以疾罷燾自立朝一以引拔人物爲意嘗作薦士錄具載姓名或曰公所植桃李

乘時而發但不向人開耳燾笑曰燾出入侍從致位執政八年之間所薦用之不盡負愧多敢望報乎

秋七月丙子朔召范純仁爲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純仁入謝太后謂曰或謂卿必引用王覲彭汝礪卿宜與呂大防一心對曰此二人實有士望臣終不敢保位蔽賢望陛下加察純仁之將召也殿中侍御史楊畏附蘇轍欲相之因與來之邵上疏論純仁師事程頤闇猥不才不可復相乞進用章惇安燾呂惠卿不報楊畏亦攻純仁純仁辭不允及視事呂大防欲引畏爲諫議大夫以自助純仁曰諫官當用正人

畏不可用大防曰豈以畏嘗言相公邪蘇轍即從旁誦其彈文純仁初不知也已而竟遷畏禮部侍郎

八月丁未乂雨京東西河南北淮南北大水 九月成

寅太皇太后高氏崩初太后不豫呂大防范純仁等問疾太后曰老身受神宗顧托同官家御殿聽斷卿等試言九年間曾施恩高氏否只爲至公一男一女病且死皆不得見言訖泣下又曰先帝追悔往事至於泣下此事官家宜深知之老身沒後必多有調戲官家者宜勿聽公等亦宜早退令官家別用一番人乃呼左右賜社飯曰明年社飯時思量老身也追迹

太后聽政召用故老名臣罷廢新法苛政舉邊砦之地以賜西夏於是宇內復安遼主戒其臣下令勿生事於疆場曰南朝盡行仁宗之政矣有司請循天聖故事帝后皆御殿又請受冊寶于文德殿太后曰母后當陽非國家美事况天子正衙豈所當御就崇政足矣臨朝九年朝廷清明華夏綏定力行故事抑絕外家私恩人以爲女中堯舜 冬十月帝始親政時太后既崩中外洶洶人懷顧望在位者畏懼莫敢發言翰林學士范祖禹慮小人乘間害政上疏曰陛下方攬庶政延見羣臣今日乃國家隆替之本社稷安

危之機生民休戚之端君子小人進退消長之際天命人心去就離合之時也可不畏哉先后有大功於宗社有大德於生靈九年之間始終如一然羣小怨恨亦不爲少必將以改先帝之政逐先帝之臣爲言以事離間不可不察也先后因天下人心變而更化旣改其法則作法之人有罪當退亦順衆言而逐之是皆上負先帝下負萬民天下之所讐疾而欲去之者也豈有憎惡於其間哉唯辨析是非深拒邪說有以姦言惑聽者付之典刑痛懲一人以警羣慝則帖然無事矣此等旣誤先帝又欲誤陛下天下之事豈

堪小人再破壞邪時蘇軾方具疏將諫及見祖禹奏
曰經世之文也遂附名同進而毀已草疏入不報會
有旨召內侍劉瑗樂士宣等十人復職蘇轍諫曰陛
下親政以來未聞訪一賢臣而所召乃先內侍四海
必謂陛下私於近習不可弗聽侍講豐稷亦以爲言
出知穎州范祖禹復請對曰熙寧之初王安石呂惠
卿造立新法悉變祖宗之政多引小人以誤國勲舊
之臣屏棄不用忠正之士相繼遠引又用兵開邊結
怨外夷天下愁苦百姓流徙賴先帝覺悟罷逐兩人
而所引羣小已布滿天下不可復去蔡確連起大獄

王韶創取熙河章惇開五溪沈起擾交管沈括徐禧
俞充种諤興造西事兵民死傷者不下二十萬先帝
臨朝悼悔謂朝廷不得不任其咎以至吳居厚行鐵
冶之法于京東王子京行茶法于福建蹇周輔行鹽
法于江西李稷陸師閔行茶法市易于西川劉定教
保甲于河北民皆愁痛嗟怨比屋思亂賴陛下與先
后起而拯之天下之民如解倒懸惟是向來所斥逐
之人窺伺事變妄意陛下不以脩改法度爲是如得
至左右必進姦言萬一過聽而復用之臣恐國家自
此陵遲不復振矣又言漢有天下四百年唐有天下

三百年及其亡也皆由宦官同一軌轍蓋與亂同事
未有不亡也漢自元帝任用石顯委以政事殺蕭望
之周堪廢劉向等漢之基業壞于元帝唐自明皇使
高力士省決章奏宦官始盛李林甫楊國忠皆自力
士以進唐亡之禍基于開元熙寧元豐間李憲王中
正宋用臣輩用事總兵權勢震灼中正兼幹四路口
敕募兵州郡不敢違師徒凍餒死亡最多憲陳再舉
之策致求樂推陷用臣興土木之工無時休息罔市
井之微利爲國斂怨此三人者雖加誅戮未足以謝
百姓憲雖已亡而中正用臣尚在今召內臣十人而

憲中正之子皆在其中二人旣入則中正用臣必將
復用臣所以敢極言之上曰所召內臣朕豈有意任
用止欲各與差遣爾祖禹乃退 十二月乙巳范純
仁乞罷政不許初太皇太后寢疾召純仁曰卿父仲
淹可謂忠臣在明肅垂簾時唯勸明肅盡母道明肅
上賓唯勸仁宗盡子道卿當似之純仁泣曰敢不盡
忠及帝親政純仁乞避位帝語呂大防曰純仁有時
望不宜去可爲朕留之旦輒入覲帝問先朝行青苗
法如何純仁對曰先帝愛民之意本深但王安石立
法過甚激以賞罰故官吏急切以致民害退而上疏

其要以爲青苗非所當行行之終不免擾民也時羣
小力排太后時事純仁奏曰太皇保佑聖躬功烈誠
心幽明共鑒議者不恤國是一何薄哉因以仁宗禁
言明肅垂簾時事詔書上之曰望陛下稽倣而行以
戒薄俗韓忠彥亦言于帝曰昔仁宗始政羣臣亦多
言章獻之非仁宗惡其持情近薄下詔戒飭陛下能
法仁祖則善矣給事中呂陶復進曰太皇保佑九年
陛下尊而報之唯恐不盡萬一有姦邪不正之人謂
某人宜復用某事宜復行此乃治亂安危之機不可
不察 端明殿侍讀學士蘇軾乞外補出知定州時

國事將變軾不得入辭旣行上書言天下治亂出於
下情之通塞至治之極小民皆能自通迨於大亂雖
近臣不能自達陛下臨御九年除執政臺諫外未嘗
與羣臣接今聽政之初當以通下情除壅蔽爲急務
臣日侍帷幄方當戍邊顧不得一見而行况踈遠小
臣欲求自通難矣然臣不敢以不得對之故不效愚
忠古之聖人將有爲也必先處晦而觀明處靜而觀
動則萬物之情畢陳于前陛下聖智絕人春秋鼎盛
臣願虚心循理一切未有所爲默觀庶事之利害與
羣臣之邪正以三年爲期俟得其實然後應物而作

使既作之後天下無恨陛下亦無悔由此觀之陛下
之有爲惟憂太蚤不患稍遲亦已明矣臣恐急進好
利之臣輒勸陛下輕有改變故進此說敢望陛下留
神社稷宗廟之福天下幸甚已已太皇太后謚曰宣
仁聖烈皇后 呂大防爲山陵使甫出國門楊畏首
叛大防上疏言神宗更法立制以垂萬世乞賜講求
以成繼述之道疏入帝即召對詢以先朝故臣孰可
召用者畏遂列上章惇安燾呂惠卿鄧潤甫李清臣
等行義各加題品且言神宗所以建立法度之意與
王安石學術之美乞召章惇爲相帝深納之遂復章
惇爲資政殿學士呂惠卿爲中大夫王中正復遙郡
團練使給事吳安詩不書惇錄黃中書舍人姚勔不
草惠卿中正誥詞皆不聽劉安世極諫章惇等不可
用貶出知成德軍

利之甘

神社穆宗廟之

仁聖烈皇帝

及大防

用與出映

草惠嗽中玉詰歸皆不離隘安世

團縣封餘事吳安若下書郭難黃中書舍人

郭為資廷學士呂惠嗽為中大夫王中玉

宋元通鑑卷第四十四

武進薛應旂編集

宋紀四十四

起甲戌至乙亥凡二年

哲宗五

紹聖元年春正月癸酉朔羣臣詣西上閣門進名奉
慰辛丑遣中書舍人呂希純等行河 二月丁未以
李清臣為中書侍郎鄧潤甫為尚書右丞潤甫首陳
武王能廣文王之聲成王能嗣文武之道以開紹述
故有是命范純仁以時用大臣皆從中出侍從臺諫
亦多不由進擬乃言于帝曰陛下親政之初四方

目以觀天下治亂實本於此舜舉臯陶湯舉伊尹不
仁者遠縱未能如古人亦須極天下之選帝不納
已酉葬宣仁聖烈皇后于永厚陵 三月壬申朔日
食不盡如鉤 乙亥呂大防罷大防立朝挺挺進退
百官不可干以私不市恩嫁怨以邀譽執政八年終
始如一宣仁后時懇乞避位后曰上富於春秋公未
可即去少須歲月吾亦就東朝矣及后崩大防爲山
陵使殿中侍御史來之邵逆探時旨首劾大防而大
防亦自求去帝從之 庚辰詔太學合格上舍生推
恩免省試附科場春榜乙酉策進士于集英殿李清

臣發策曰今復詞賦之選而士不知勸罷常平之官
而農不加富可差可募之說雜而役法病或東或北
之論異而河患滋賜土以柔遠也而羗夷之患未弭
弛利以便民也而商賈之路不通夫可則因否則革
惟當之爲貴聖人亦何有必焉其意蓋繼元祐之政
也蘇轍諫曰伏見策題歷詆近歲行事有紹復熙寧
元豐之意臣謂先帝設施蓋有百世不可改者元祐
以來上下奉行未嘗失墜至於事或失當何世無之
父作於前子救於後前後相濟此則聖人之孝也漢
武帝外事四夷內興宮室財用匱竭於是脩鹽鐵摧

酷均輸之政民不堪命幾至大亂昭帝委任霍光罷去煩苛漢室乃定光武顯宗以察爲明以讖決事上下恐懼人懷不安章帝深鑒其失代之寬厚愷悌之政後世稱焉本朝真宗天書章獻臨御攬大臣之議藏之梓宮及仁宗聽政絕口不言英宗濮議朝廷洵洵者數年先帝寢之遂以安靜夫以漢昭章之賢與吾仁宗神宗之聖豈其薄於孝敬而輕事變易也哉陛下若輕變九年已行之事擢任累歲不用之人懷私忿而以先帝爲辭大事去矣帝覽奏大怒曰安得以漢武比先帝轍下殿待罪衆莫敢救范純仁從容

言曰武帝雄才大畧史無貶辭轍以比先帝非謗也陛下親事之始進退大臣不當如訶斥奴僕右丞鄧潤甫越次進曰先帝法度爲司馬光蘇轍壞盡純仁曰不然法本無弊弊則當改帝曰人謂秦皇漢武純仁曰轍所論事與時也非人也帝爲之少霽轍平日與純仁多異至是乃服曰公佛地位中人也轍竟落職知汝州及進士對策考官第主元祐者居上禮部侍郎楊畏覆考乃悉下之而以主熙豐者置前列遂援畢漸爲第一許景衡居下列自是紹述之論大興國是遂變矣 河內尹焞應舉見發策有誅元祐諸

臣議乃歎曰尚可以干祿乎哉不對而出焯少師事
程頤謂頤曰焯不復應進士舉矣頤曰子有母在焯
歸告其母陳母曰吾知汝以善養不知汝以祿養頤
聞之曰賢哉母也於是終身不就舉以曾布爲翰
林學士承旨初司馬光諭布增損役法布辭曰免役
一事法令纖悉皆出已手遽自改易義不可爲遂以
戶部尚書出知太原府徙江寧過京留拜承旨夏
四月以張商英爲右正言帝初即位稍更新法之不
便於民者商英時爲開封推官上書言三年無改於
父之道可謂孝矣今先帝陵土未乾即議變更得爲

孝乎復屢請執政求進且爲諛詞貽蘇軾求入臺呂
公著聞之不悅出爲河東提刑至是召爲右正言商
英在外久積憾元祐大臣不用已因極力攻之上疏
言神宗盛德大業跨絕今古而司馬光呂公著劉摯
呂大防援引朋儔敢行譏議凡詳定局之建明中書
之勘會戶部之行遣言官之論列詞臣之誥命無非
指擿抉揚鄙薄嗤笑剪除陛下羽翼於內擊逐股肱
於外天下之勢岌岌殆矣今天日清明誅賞未正乞
下禁省檢索前後章牘付臣等看詳簽揭以上望陛
下與大臣斟酌可否商英又謂蘇軾論合祭天地非

是呂公著不當謚正憲以宣仁比呂武司馬光文彥博爲奸邪負國初在元祐時商英作嘉禾頌以文彥博呂公著比周公又作文祭司馬光極其稱美至是追論乃大謬不然蓋反覆小人云壬子全臺御史趙挺之等復會劾蘇軾草麻有民亦勞止之語以爲誹謗先帝黜軾知英州初挺之通判德州希時相意行市易法時黃庭堅監德安鎮謂鎮小民貧不堪誅求及召試館職軾曰挺之聚斂小人學行無取豈堪此選至是挺之自祕閣校理遷御史遂會全臺劾之范純仁諫曰熙寧法度皆惠卿附會王安石建議不副

先帝愛民求治之意至垂簾之際始用言者特行貶竄今已八年矣言者多當時御史何故畏避不即納忠今乃有是奏豈非觀望邪帝不納未幾侍御史虞策言軾罪罰未當又追一官惠州安置 癸丑白虹貫日曾布上疏請復先帝政事且乞改元以順天意帝從之詔改元祐九年爲紹聖元年於是天下曉然知帝意所向矣 甲寅以王安石配饗神宗廟庭蔡確追復右正議大夫 罷翰林學士范祖禹時帝欲相章惇祖禹力言惇不可用帝不悅內外梗之者甚衆祖禹遂乞郡乃出知陝州祖禹在邇英守經據正

獻納尤多每當講前夕必正衣冠如在上側命子弟侍先按講其說開列古義參之時事言簡而當義理明白蘇軾稱爲講官第一 壬戌以章惇爲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時帝有紹復熙豐之志首起惇爲相惇於是專以紹述爲國是遂引其黨蔡卞林希黃履來之邵張商英周秩翟思上官均等居要地任言責協謀報復惇之被召也通判陳瓘從衆道謁之惇聞瓘名邀與同舟詢當世之務瓘因問惇曰天子待公爲政敢問何先惇曰司馬光姦邪所當先辨勢無急於此瓘曰公誤矣果爾將失天下之望惇厲聲曰

光不務績述而大改成緒誤國如此非姦邪而何瓘曰不察其心而疑其迹則不爲無罪若指爲姦邪又復改作則誤國益甚矣爲今之計惟消朋黨持中道庶可以救弊又曰譬如此舟移置之左則左重移置之右則右重俱不可也熙寧未必全是元祐未必全非惇不悅帝旣相惇范純仁請去益力乃以觀文殿大學士出知潁昌府自帝親政純仁扶祐之力居多然羣邪間之不能盡行其言凡薦引人才必以天下公議其人不知自純仁所舉或曰爲宰相豈可不牢寵天下士使知出於門下純仁曰但朝廷進用不失

正人何必其知出於我邪 召蔡京爲戶部尚書以
林希爲中書舍人章惇嘗言元祐初司馬光作相用
蘇軾掌制所以能鼓動四方安得斯人而用之或曰
林希可會希赴成都過闕惇欲使典書誥逞毒於元
祐諸臣且許以爲執政希久不得志請甘心焉凡元
祐名臣貶黜之制皆希爲之極其醜詆至以老姦擅
國之語陰斥宣仁讀者無不憤歎一日草制罷擲筆
于地曰壞名節矣 丁卯章惇請復行免役法差顧
兩法置司講議久而不決戶部尚書蔡京謂惇曰取
熙豐成法施行之爾何以講爲惇然之顧役遂定初

司馬光盡革熙豐之政而罷顧役復差役尤於人情
未協至是京惇相倚遂執以爲詞復行免役法識者
愈見其姦 戊辰以蔡卞爲國史脩撰元祐中史官
范祖禹等脩神宗實錄盡書王安石之過以明先帝
之聖蔡卞安石壻也上疏言先帝盛德大業卓然出
千古之上而實錄所紀類疑似不根乞重行刊定詔
從之卞遂從安石從子防所求安石舊作日錄盡改
正史 閏月壬申復以陸師閔等爲諸路提舉常平
官罷十科舉士法甲申以安燾爲門下侍郎貶吏部
尚書彭汝礪知江州言者謂其附會劉摯也汝礪將

行帝問所欲言對曰陛下今所復者其政不能無是非其人不能無賢不肖政惟其是則無不善人惟其賢則無不能矣至郡數月而卒 五月甲辰詔進士專習經義罷習詩賦三省上言今進士純用經術如詔誥章表等文皆朝廷官守日用不可闕者若悉不習試之何以兼收文學博異之士於是改置宏詞科歲詔進士登科者請試試者雖多所取無過五人詞格超異者特奏命官 辛亥劉奉世罷奉世敞之子也爲人簡重有法度常云家世唯知事君內省不愧恃士大夫公論而已得喪常理也譬如寒暑加人雖

善攝生者不能無病正須安以處之時以章惇用事力乞外乃出知成德軍 章惇嘗師事邵雍欲用邵

伯溫伯溫不往會法當赴吏部銓程願語伯溫曰吾危子之行也伯溫曰豈不欲見先公於地下耶至則先就部擬官而後見宰相惇論及康節之學曰嗟乎吾於先生不能卒業也伯溫曰先君先天之學論天地萬物未有不盡者其信也則人之仇怨反覆者可忘矣時惇方興黨獄故以是動之惇悚然猶薦之于朝而伯溫願補郡縣吏惇不悅遂得監永興軍鑄錢監時元祐諸賢方南遷士鮮訪之者伯溫見范祖禹

於咸平見范純仁於潁昌或爲之恐不顧也會西邊
用兵復夏人故地從軍者得累數階伯溫當行輒推
同列秩滿惇猶在相位伯溫義不至京師從外臺辟
環慶路帥幕實避惇也乙丑鄧潤甫卒潤甫字溫伯
建昌人舉進士阿附蔡確哲宗親政首贊紹述遂拜
尚書左丞蓋小人云 以黃履爲御史中丞元豐末
履爲中丞與蔡確章惇邢恕相交結每確惇有所嫌
惡則使恕道風旨於履履卽排擊之時謂之四凶爲
劉安世所論而出至是惇復引用俾報復仇怨元祐
正臣無一得免者矣 六月癸未以曾布同知樞密

院事甲申除引用王安石字說之禁 秋七月丁巳
追奪司馬光呂公著等贈謚貶呂大防劉摯蘇轍梁
燾等官詔諭天下時臺諫黃履周秩張商英上官均
來之邵翟思劉拯井亮采等交章論司馬光等變更
先朝之法畔道逆理章惇蔡卞請發光公著冢斷棺
暴尸帝問許將將對曰此非盛德事也帝乃止於是
追奪光公著贈謚卞所立碑奪王巖叟贈官貶大防
爲秘書監摯爲光祿卿轍爲少府監並分司南京初
李清臣冀爲相首倡紹述之說以計去蘇轍范純仁
亟復青苗免役法及章惇至心甚不悅復與爲異惇

既貶司馬光等又籍文彥博以卞三十人將悉竄嶺表清臣進曰更先帝法度不能無過然皆累朝元老若從惇言必大駭物聽帝乃下詔曰大臣朋黨司馬光以下各以輕重議罰其布告天下初朋黨論起帝曰梁燾每起中正之論其開陳排擊盡出公議朕皆記之又曰蘇頌知君臣之義無輕議也由是頌獲免而燾止謫提舉舒州靈仙觀摯語諸子曰上用章惇吾且得罪若惇顧國事不遷怒百姓但責吾曹死無所恨正慮意在報復柰天下何 八月罷廣惠倉復免行錢 冬十月以呂惠卿知大名府監察御史常

安民言北都重鎮而除惠卿惠卿賦性深險背王安石者其事君可知今將過闕必言先帝而泣以感動陛下希望留京矣帝納之及惠卿至京請對見帝果言先帝事而泣帝正色不答計卒不施而去時論快之 十一月壬子特追復蔡確觀文殿大學士 十二月蔡卞進重脩神宗實錄於是范祖禹及趙彥若黃庭堅等並坐詆誣降官安置未澧黔州遷卞爲翰林學士初禮部侍郎陸佃預脩實錄數與祖禹等爭辯大要言王安石多有是處庭堅曰如公言蓋佞史也佃曰盡用君意豈非謗書乎至是佃亦落職言者

又以呂大防監脩神宗實錄徙安州居住馮京卒京
字當世鄂州江夏人舉進士自鄉舉禮部以至廷試
皆第一時猶未娶張堯佐方負宮掖勢欲妻以女擁
至其家以金帶束之曰此上意也頃之宮中持酒肴
來直出奩具目示之京笑不視力辭歷樞密使所至
有聲卒年七十四謚文簡

二年春正月甲辰詔國史院增補先帝御集丙午立
宏詞科 二月復保甲法罷廣文館解額 三月已
未試宏詞黃符等五人各循一資 夏四月丁亥照
依元豐置律學博士易集賢院學士爲集賢殿脩撰

直集賢院爲直秘閣集賢校理爲秘閣校理 五月
乙巳命蔡卞詳定國子監三學及外州學制 六月
壬辰禁京城士人輿轎 秋七月丙辰詔大理寺復
置右治獄乃依元豐例添增置官屬 八月皇子生
赦天下 錄趙普後 罷熙河等路分畫地界時章
惇曾布方謀用兵開邊自此始 九月戊申加上神
宗謚曰紹天法古運德建功英文烈武欽仁聖孝皇
帝辛亥大饗明堂知陳州范純仁上䟽言望陛下於
日久進擬赦文之際特降御批令添入昨來呂大防
等坐貶謫各詣定州軍居住及安置者並特許於外

州軍取便居住如此則澤及幽顯和氣充盈太皇太后神靈在天亦當欣懌凡五上奏上有從意章惇力主前議且謂純仁同罪未錄落職改隨州 冬十月甲子鄭雍罷知陳州甲戌以許將蔡卞爲尚書左右丞贈蔡確太師謚忠懷時確黨屢言確有定策功會馮京卒帝臨奠確子渭京壻也於喪次闢訐遂有是命 貶監察御史常安民時蔡京深結中官裴彥臣安民因論之謂京姦足以惑衆辯足以飾非巧足以移奪人主之視聽力足以顛倒天下之是非內結中官外連朝士一不附已則誣以黨於元祐非先帝法

必擠之而後已今在朝之臣京黨過半陛下不可不早覺悟而逐之他日羽翼成就悔無及矣是時京之姦尚隱人多未測獨安民首發之又言今大臣爲紹述之說皆借此名以報復私怨朋附之流遂從而和之張商英在元祐時上呂公著詩求進諛佞無耻近乃乞毀司馬光及公著神道碑周秩爲博士親定光謚爲文正近乃乞斷棺鞭尸陛下察此輩之言果出於公論乎章疏前後至數十百上度終不能回遂乞外帝慰勉而已至是復論章惇顛國植黨乞收主柄而抑其權反覆曲折言之不置惇遣所親信語之曰

君本以文學聞于時柰何以言語自任與人爲怨少
安靜當以左右相處安民正色斥之曰爾乃爲時相
游說邪惇益怒安民又言曾布之姦於是惇布比而
排之取所貽呂公著書白帝以爲比帝于漢靈帝怒
安民不辯賴安燾力救得免至是御史董敦逸論安
民黨于蘇軾兄弟會安民又上言教坊司不當於相
國寺作樂忤上意惇遂出安民監滁州酒稅 左司
諫張商英罷商英黨章惇以攻安燾帝不直之遂罷
十一月乙未安燾罷燾與章惇爲布衣交惇覬其
助已而燾不爲之用遂有隙惇用白帖貶謫元祐臣

僚燾言于帝帝疑之鄭雍欲爲自安謂惇曰王安石
作相嘗用白帖行事惇大喜取其按牘懷之以白帝
燾言不行惇怨益深及救常安民惇遂言燾與之表
裏出知鄭州戊戌范鍔自轉運使入對言有捕盜功
乞賜章服帝曰捕盜常職也何足言功黜知壽州
時呂大防等竄居遠州會明堂赦章惇豫言此數十
人當終身勿徙范純仁聞之憂憤欲齋戒上疏申理
之所親勸其勿觸怒萬一遠斥非高年所宜純仁曰
事至于此無一人敢言若上心遂回所繫大矣如其
不然死亦何憾因上言大防等所犯亦因持心失恕

好惡任情違老氏好還之戒忽孟軻及爾之言然牛
李之禍數十年淪胥不解豈可尚遵前軌即今大防
等年老疾病不習水土炎荒非久處之地又憂虞不
測何以自存臣曾與大防等共事多被排斥陛下之
所親見臣之激切止是仰報聖德向來章惇呂惠卿
雖爲貶謫不出里居今趙彥若已死貶所願陛下斷
自淵衷將大防等引赦原放疏奏章惇大怒遂落觀
文殿大學士徙知隨州 十二月乙丑復置監察御
史三人分領六察不言事

宋元通鑑卷第四十四

